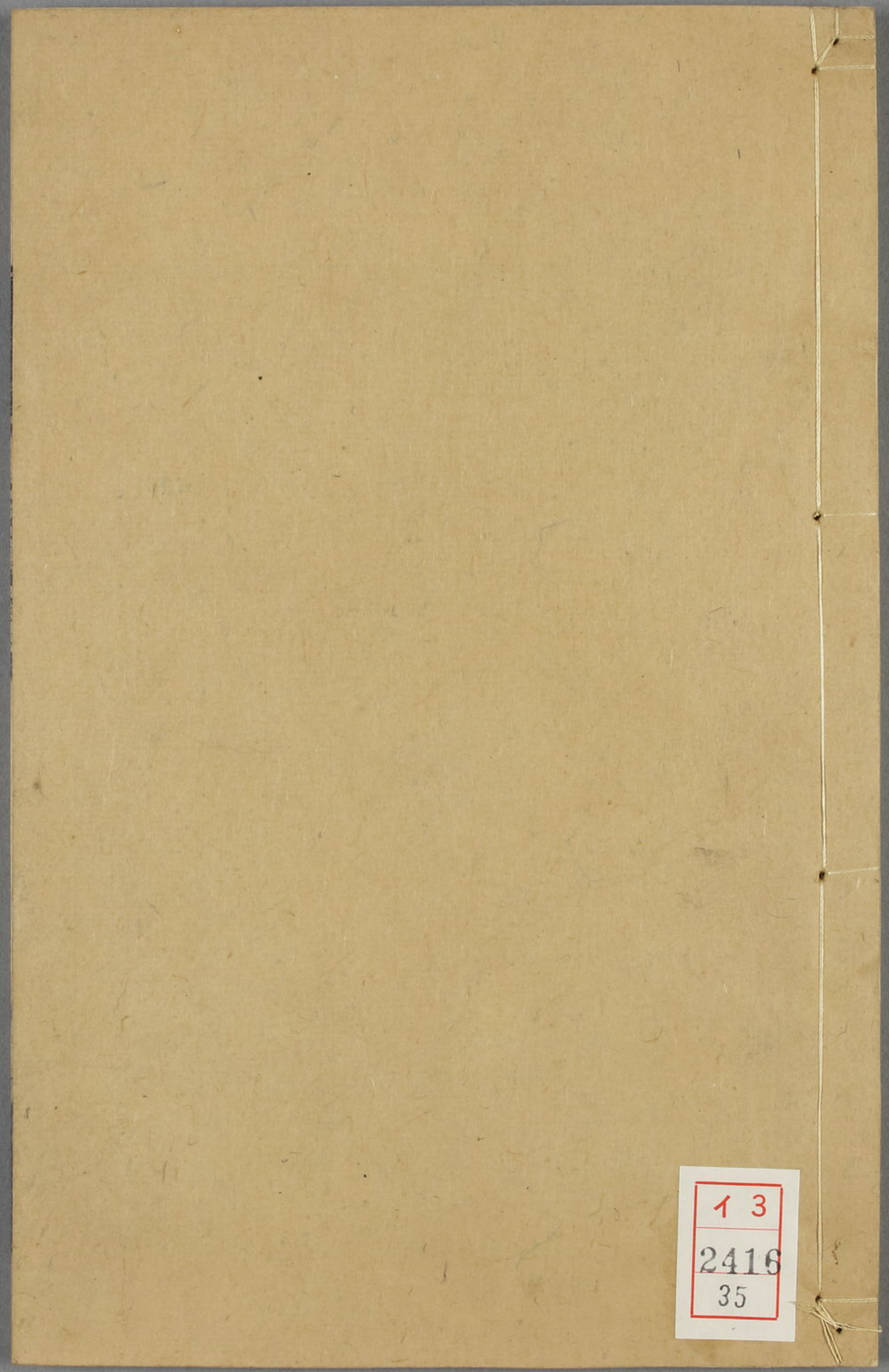

1 3
2416
35

13
2416
35

設官部十 增經筵總載 侍讀 侍講

經筵總載一

增潛確類書曰經筵歷代無專官漢宣帝詔諸儒講五經於石渠閣光武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肅宗會諸儒於白虎觀講五經同異唐太宗命孔穎達講五經正義元宗改麗正修書院爲集賢院選者儒日一人侍讀以質史籍疑義置集賢侍讀學士侍講直學士褚無量馬懷素爲侍講每入闕門則令乘肩輿以進親自迎送以申師資之禮宋太祖召趙孚後殿講周易又詔王昭

半澤文庫

〈2004-595〉

素便殿講易乾卦太宗幸國子監孫奭講尚書眞宗名
崔順正講尚書於景福殿又於苑中說大禹謨仁宗御
崇政殿召翰林侍講孫奭馮元講論語景祐元年以賈
昌朝趙希言王宗道楊安國並爲崇政殿說書日以二
人入侍講英宗時御邇英閣召講經史神宗時司馬光
進講資治通鑑舊講讀官每見先賜坐暫起講復坐仁
宗富於春秋令儒臣立就御案遂爲故事　續文獻通
考曰馬祖常云夫經筵之設將以講明正學培養君德
所謂經筵侍講與今翰林侍講侍讀名同而實異自漢
唐以來人君聽講經史者多矣至唐穆宗始召韋處厚
路隨爲侍讀命講書至宋司馬光程頤常充是選此即
經筵侍講崇政殿說書也　紀聞曰元制宣文閣于大
明殿之西北萬幾之暇御閣閱經史以左右儒臣爲經
筵官日侍講讀　瑣綴錄云明天順八年始開經筵歲
以二八月中旬始四十月下旬止

經筵總載二

增前漢紀曰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同異蕭望
之等平奏其議帝親稱制臨決　漢桓榮傳曰榮光武
拜爲博士車駕幸大學會博士論難于前榮辨明經義
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愈見敬厚常令止宿積

五年榮薦門下生胡憲侍講乃聽晚出旦入榮嘗病朝夕遣問後病愈復入侍講　類要曰肅宗詔丁鴻與廣平王及諸儒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宮白虎觀帝親稱制臨決鴻以才高論難最明諸儒稱之帝數歎美時人歎曰天下無雙丁孝公　晉書曰庾亮大興初侍講東宮與溫嶠俱爲太子布衣之好時元帝方任刑法以韓子賜太子亮諫以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心太子甚納焉

東齋紀事曰宋崇政殿西有延義閣南向迎陽門之北有延英閣東向皆講讀之所仁宗初御延義每令講論或講讀終篇則宣二府大臣同聽賜飛白書或賜宴

其後專御瀾英也　呂申公家傳曰申公侍講筵時仁宗春秋高公于經傳同異訓詁得失皆陳其略至於治亂安危之要聞之足以戒者乃爲上反覆開陳之　職官分紀曰仁宗嘗命侍臣講毛詩諫官余靖疏曰天子之學與臣下不同惟當撮全經之樞要復先王之軌範簡而不煩爲得其術　職略曰仁宗嘗語近臣以方親庶政聽斷之暇欲名名儒講習經典宰臣馮拯等曰今春降詔每於雙日講讀以當奉行前詔故也　呂公著家傳曰英宗時公著在經筵多傳經義以進規上知公意深切每改容如在車之式　言行錄曰程伊川在經

筵當進講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以感動上心又云哲宗幼冲正叔以師道自居每侍上講色甚莊繼以諷諫上畏之正叔曰吾以布衣爲上師傅其敢不自重一日講讀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戲折柳枝伊川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文潞公與呂范諸公入侍經筵聞伊川講說相與歎曰眞侍講也　劉摯行實曰元祐初摯上疏仁宗皇帝盛年嗣服用李維晏殊爲侍讀孫奭爲侍講陛下春秋鼎盛願選忠厚孝弟純茂老成之人以充勸講進讀之任　談訓曰蘇頌言吾在金華每進讀至弭兵息民則必反覆使上不忘弭兵息民之意以爲人主之聰明不可有所向有所向則偏偏則爲患大矣

李廌師友談記曰范祖禹詰朝當侍講先一夕正衣冠儼然如在上前及當講時開列古義仍參之時事及近代本朝典故以爲戒勸　系年錄曰淳熙七年講筵讀三朝寶訓終篇史浩奏曰陛下雙日御前後殿與宰執裁決又引臣寮班對日旰方罷隻日又御講筵依故事讀數百言恐勞聖躬躬上曰朕樂聞謨訓雖隻日休暇亦當特坐自是講讀上必注目傾耳率漏下十刻方罷

元史列傳曰黃潛除翰林直學士兼經筵官執經進講者三十有二帝嘉其忠數出金織紋段賜之　又曰

亦憐眞班以御史大夫知經筵事經筵進講必詳必愼故每讀譯文必被嘉納　通紀曰明陳遇太祖拔金陵侍御史秦元之薦遇輔佐才即日召見與語大悅禮待極厚稱先生而不名曰侍講幄贊機務三幸其第命之官輒辭　吾學編曰方孝孺建文初廷臣交薦召爲翰林博士尋陞侍講學士豐董倫侍經筵備顧問孝孺德望素隆一時倚重凡將相大政議輒咨孝孺帝好讀書每有疑義即召使講解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否必命孝孺就扆前批答　陸鉞傳曰鉞天順間孝宗在東宮侍講讀進止閑雅最爲得體及即位進太常卿翰林侍

讀充經筵講官鉞沈靜好學解悟過人而矜嚴自持人少當其意者　通紀曰張元禎弘治中陞翰林學士侍日講孝宗知元禎名聽講喜之　又曰程敏政成化進士弘治初在經筵考宗賜織金緋衣金帶紗帽靴顧曰先生辛苦敏政對曰此職分當爲頓首而退

經筵總載二

講經　論藝上　詳侍講論六藝

復侯勝等以儒術進　守義　明經後漢張酺傳曰顯宗永平四年置五經師酺以尚書教授唐臧林曰馬懷素元宗時與褚無量同爲侍讀更番入宮中每宴見帝自迎送待以師臣禮　儒林傳云元宗

詔羣臣及府郡舉通經士而褚無量
馬懷素等勸講禁中天子尊禮之 屢諫正 常謙
虛本傳曰肅宗嘗言張酺入侍講幄屢有諫正閭閻惻
惻出于誠心可謂有史魚之風矣 又楊秉入侍講
廬韶議奏秉儒學 勸講禁中 侍經內殿上詳經士
侍講常存謙虛 注 唐制
詞云路隋祇事穆宗侍
大典暢周孔之遺風雅
言玉音奧義冰釋 不殺羊羔
問避蠭蟻言行錄曰
閻避蠭蟻陰日見一
食殺其羔眞宗不樂自
讀畢因奏言此特眞宗
不可勝用也 又曰程
水必避蠭蟻因請之曰
曰願陛下推此心以
及四海天下幸甚
曰蘇軾嘗謂鷹曰范淳
簡而當無一冗字無一
得講師三昧也 程氏
公云更得范淳夫在筵中尤好温公問何故頗曰自度

少温潤之氣淳夫色温而氣和尤可
以開陳是非導人主之意遂除侍講 分賜唐詩 各
進漢事 山堂肆考曰元祐元年賜宰執經筵官宴于東
宮上親書唐人詩分賜之以講論語終篇也
三德大本 四字首要 司馬康傳曰哲宗初
康侍講洪範至乂用
三德上曰只此三德更
而問之必能體而行之
三德者人君之大本推而廣之
足以盡天下之變
陛下思朝何以消日應
樂天下幸甚大抵昭賢
積累之要在專與勤而
一著聖覽十卷 言行錄 諭經筵三事
一上富於春秋輔養爲急二左右內侍
宮人皆選用老成重厚
在經筵仁宗嘗爲學士
曰不若以古之治亂者
曰朕欲臨天下以中正
遵 英聖覽十卷龜鑑精義十三卷
慶曆兵錄五卷編年總錄八卷 講大學衍義 上

春秋直指吾學編曰明宋濂洪武三年太祖問帝王宜讀何書濂請讀貞德秀大學衍義帝立取覽悅之令大書揭兩廡壁六年帝坐西廡賜大臣坐命濂講大學衍義司馬遷論黃老事講畢復言曰漢武帝嗜神仙好邊功幾至大亂人主能義理養性則邪說不侵興學教民則禍亂不能作刑罰非所先也又曰金幼孜靖難後入內閣陞侍講時翰林坊局宮臣日講經史東宮凡經義皆內閣閱正呈帝覽已進講幼孜閱春秋上太子春秋直指三卷

經筵總載四

白虎觀

貢達傳曰達與班固並校祕書肅宗好古文尚書在民傳入講白虎觀南宮靈臺

光華殿

山堂肆考曰東漢劉寬靈帝初拜光華殿賜衣一襲

帝備弟子

大中大夫侍講張酺肅宗即位爲東都太守元和二年東巡狩幸東都引酺及門生並郡縣掾吏並會儀使酺講尚書一篇賜章服翰苑新書曰後漢張酺庭中帝先備弟子之儀然後修君臣之禮賞賜殊厚莫不沾洽

新書曰慶曆七年上御邇英閣講孝經賜曾公亮三品章服曰此賜異於他日

侍講十年

事略嘉祐中公亮自集賢校理至翰林學士侍講十餘年

在經筵二十七年

事略嘉祐間楊安國在經筵二十七年上稱其仁義淳質以比先朝崔遵度又事文類聚云至和元年賜安國錢五十萬仍聽大寒暑勿入謁時安國言衰敗不任侍經席願乞骸骨故賜及之

開延英之席

丁未錄治平四年論司馬光曰今將講延英之席

朝班居下

宋會要曰熙寧元年龔鼎臣蘇頌劉敞等議不當坐講疏朝廷班制以侍講在侍讀下

露門勸講

賈昌朝制

當世之冠

展邇英閣伊川文集曰哲言行錄曰呂公著於講讀尤精衆謂語約而義明可以爲當世之冠

宗時程頤侍講奏爾英暑熱乞就崇政延和殿或他寬涼處講讀恐事體不可有害修展邇英以殿上講讀爲不可

直臣宜令生還

言行錄曰楓密直學士陳襄在經筵日常論薦當世之士自司馬光而下三十三人最後言鄭俠小臣愚直敢言如此是亦發于忠義非陛下矜憐其志使得生還誰復爲俠言者

出知蔡州四朝國史云錢象先字資元自講筵出知蔡州故事講讀官分日送進象先已得蔡州帝稍諭之曰大夫行有日矣宜講徽一篇於是同列罷進者浹日

崇政殿說書 淵鑑

宋景祐元年置四年改爲天章閣侍讀慶曆二年復爲崇政殿說書蓋秩卑資淺則爲說書不兼侍讀元祐間范純仁司馬光皆以佐兼侍講前此未有也

燕祕書省系年錄云紹興二十二年燕于祕書省以講尚書徽章自是以爲例

西清帷幄東坡謝表云望西清之帷幄久立徬徨聽長樂之鼓籟悅如等語

小經筵

西學侍臣東坡謝表云西學上賢玷侍臣之高選

增綴鉄云明日講官凡四員日輪二員進講講畢宴于文華門外西廡禁中謂之小經筵亦謂之小講

范金爲鶴賈文憲摘稿云明講殿中范金爲二鶴立于左右鶴頭各插香二炷

經筵總載五

讀詩宋蘇軾侍立邇英述懷詩曰上尊初破早朝寒著椀仍沾講舌乾陛楯諸公空雨立故應慙悔不儒冠

又邇英講論語謝賜書詩曰繡裳畫衮雲垂地不作成王剪桐戲日高黃纴下西清風動槐龍舞交翠　黃庭堅和東坡入侍詩曰隆儒殿閣對橫經恐只清都雨露零見說文星環北極人間無路仰天庭　呂希哲大雪侍講筵詩曰水晶宮殿玉花零點綴宮槐拂素屏特敕下簾延墨客不因風雪廢談經　明方孝孺書事詩曰斧扆臨軒儿硯間春風和氣滿龍顏細聽天語揮毫久携得香煙兩袖還　又曰風軟彤庭尚薄寒御爐香縷玉闌干黃門忽報文淵閣天子看書召講官　陸深經

筵紀事詩曰經筵開自祖宗朝按月逢旬第二朝今上
春秋倫好學三千年後見神堯　編排御覽効精誠白
本高頭手寫成句讀分明圈點罷隔宵預進講官名
橫經几子赭羅裘小對團龍簇繡雲擡向御前安穩定
黃金鎖尺兩邊分　兩行冠珮列金緋供奉諸臣盡繡
衣步入殿門同磬折講官端拱靠南扉　金鶴飄香瑞
靄濃寶爐籠火擁盤龍未曾暫免經傳旨不怕嚴寒輟
仲冬　隔宿薰衣問夜闌齋心轉覺副心難不知言語
功多少到得君身保治安　楊愼經筵紀事詩曰經帷
當日表講殿直天中鵷鷺隨多士貂蟬列上公擁聲分
噦噦標影辨瞳瞳湛露晞蘭省卿雲爛桂宮蟻浮仙酒
綠鶴翦錫袍紅晉書延三接堯旻達四聰衣香紛玉藻
履跡印璇穹觀易三陽泰陳詩萬國同寵高梁授簡恩
邁漢臨雍奎聚占乾象研書識帝鴻羽陵無蝕蠹元閣
謝雕蟲瑩德同金礪温規借玉攻宸瞻休氣近鐘叩德
音隆卷帙叨從事簪裾儼在躬涓涘何補助海岳自深
崇敢詭桓榮力還歌吉甫風
奏狀宋朱晦庵初辭免侍講奏狀曰國家設官分職
以熙庶事其遷進之序選用之方雖甚微細莫不有法
而況次對之官班通禁近其自內而除者猶有歲月之

限在外而擢者必以勞效而陞從昔以來未嘗輕授至於經幄則又仰闕帝學在今初政尤所當先必得醇儒使任其職然後有以發揮道要感格君心大明謹始之規以為出治之本尤不可以不選其選也　再辭免奏狀曰臣猥以凡品遭直昌辰龍德天飛萬物咸覩況使執經入侍惟幄得以所學論說人主之前臣雖至愚亦豈不冀幸少有萬一可以仰裨聖聰特以次對異恩無故超受在臣私分實難自安是以徬徨未敢拜受

增賦一首　汪克寬宣文閣賦曰於是聖皇駕玉輅張龍旂展乎國容揮乎皇儀望舒陪夫左馭屏翳道夫前馳鳴和鸞之鏘鏘服袞龍之陸離御斯閣以問道闡經幄之弘規帝幕高懸天顏孔怡列儒紳而進讀對黼衮之嚴威舒緗帙之蟫蠹擴六籍之精微詠仁咀義聆天語於羲昊言溫氣和陳古道於皐夔觀詞臣之忠盡恢聖學之緝熙內府頒奇珍於翠釜上方瀉甘醴於玉卮和氣春融起天庭之黃色文星環拱映帝座之清輝

侍讀一

唐書曰開元中王志愔表薦白履中隱居讀書貞守苦操有古人之風堪代褚無量馬懷素入閣侍讀履中博涉文史嘗隱居於古大梁城時人號為梁丘子　又

曰徐岱字處仁少好學多所探究侍讀兩宮謹守過人
天中記曰順宗爲太子歸崇敬與登父子侍讀及即
位復爲皇太子諸王侍讀獻龍樓箴以諷　舊唐書曰
丁公著充皇太子諸王侍講因著太子及諸王公十訓
穆宗立遷工部侍郎寵青宮之舊也　王起傳曰起累
遷中書舍人俄加侍讀文宗尚文好古學是時鄭覃以
經術進起以敦博顯帝數訪逮時政　孔帖曰高元裕
自侍讀爲中丞文宗難其代元裕表言兄少逸才可任
因以命之世榮其選　宋編年備要曰太宗用著作佐
郎呂文仲爲侍讀常出經史命讀之文仲與侍書王著

更宿而書學葛端亦直禁中每暇日多召問之文仲以
經書著以筆法端以字學　實錄曰呂溱以侍讀學士
知徐州仁宗特賜宴資善堂遣使諭曰此會特爲卿設
可盡醉也仍詔自今由經筵出者爲例　國史曰仁宗
詔侍讀學士張錫講書禁中敷暢經旨議論該洽上見
其鬚髮皓然上曰卿老矣記問不衰乃以飛白書博學
字賜之因訪以治道錫曰節慾者治身之本也謹刑賞
者治國之本也上改容曰卿言甚嘉朕恨用卿晚矣
言行錄曰司馬光遷侍讀學士進讀通鑑至蘇秦約六
國從事光曰秦儀爲從衡之術多華少實無益於治此

謂利口之覆邦家者也　天中記曰夏竦之子安期除侍讀學士經術不深而登進經筵日夕旋閱經史以備顧問　呂公著家傳曰公著爲邇英侍讀講論語畢上奏曰將來講論語終帙進講尚書二書皆聖人格言人君爲治之要臣輒於二書及孝經中節其要語共一百段進呈以便聖覽亦日就月將之一助也　南豐擬制曰儒學之臣入閣侍讀所以考質疑義其列于分職始自開元而朕尤尚之　言行錄曰蘇頌兼侍讀奏言國朝典章大抵沿襲唐舊乞詔史館學士采錄新唐書中臣主所行日進數事以備聖覽遂詔經筵官遇非講讀

日進唐故事二條頌每有所進可爲規戒有補時事者必述以己意反覆言之　會要曰隆興元年十一月命侍讀遞宿學士院朝夕宣召商確今古問以經書　言行錄曰史衛國公浩字直翁淳熙中兼侍讀嘗讀正心篇論黃帝無爲而天下治上曰所謂無爲者豈燕安無所事事之謂乎　東都事略曰鄭丙字少融淳熙中兼侍讀取陸贄奏議切時者反覆開陳進司馬光五規范祖禹帝學以資乙覽　誠齋集曰陳俊卿兼侍讀會錢端禮起戚里秉政駸駸入相館閣之士相與上疏斥之皆爲所逐俊卿進讀寶訓適及外戚氏極言本朝家法

外戚不使預政最有深意上首肯久之端禮卒不相

侍讀二

增耆儒　端士　上詳總載一　四朝國史曰趙彥若元祐初將啓講筵宣仁后諭執政云陸佃端士乃以彥若兼侍讀學士掌刊緝經籍凡圖籍遺逸賢才隱滯則書院侍讀學士掌刊緝經籍凡圖籍遺逸賢才隱滯則以聞　緝經籍　廣規諷　唐百官志曰集賢殿太液亭命分講毛詩闕雎尚書洪範等篇　備顧問　唐書曰章處厚路隨為侍讀穆宗召入訪以理體處厚演經義以廣規諷之道　禪聰明　仁宗實錄曰至和二年詔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讀張昪年高免進讀止令侍經筵以備顧問　言行錄　曰哲宗即位呂公著為門下侍郎始至上言曰人君即位當正始以治天下修德以安百姓修德之要莫先於學學有緝熙於光明曰待罪講讀謹條上十議以禪聰明曰畏天愛民修身講學任賢納諫薄斂省刑去奢無逸　**粹摘經史**　上詳總載一　四朝國史曰趙彥若元祐初將啓講筵宣仁后諭執政云陸佃端士乃以彥若兼侍讀學士掌刊緝經籍凡圖籍遺逸賢才隱滯則書院侍讀學士掌刊緝經籍　唐書曰章處厚路隨為侍讀穆宗召入訪以理體處厚演經義以廣規諷之道　分講詩書　唐書曰鄭滑文宗時為侍讀學士帝使粹

摘經史為要錄愛其博問之隨即酬析無留　**放辭不仕**　下詳廣規諷注　鄭謝無功　崔鄭傳曰鄭敬宗即位拜侍讀學士鄭曰陛下歷年半歲不一問經義臣無功不足猥塵大位輔弼之任自有賢能帝嘉其誠名對思政殿賜以金　**反覆開導**　委曲接引　慕誌蘇軾為侍讀學士乎治亂盛衰耶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上雖恭默不言然聞言行錄史浩兼侍讀進讀三朝寶訓及眞宗正說事關治體當法祖宗者必委曲接引開廣上心因引陳襄故事薦石斗文等五人皆名赴闕再兼侍讀又薦薛叔似孫覺等一十五人叔似名用餘皆以次收擢

舊唐書曰蕭德言博涉經史晚年尤篤志於學每欲

開五經必束帶盥濯危坐對之妻子候間請曰終日如是無乃勞乎德言曰敬先睹之言豈憚如此時高宗爲晉王詔德言受經講業及升春宮仍兼侍講　王起本傳曰起文宗時侍講時或僻字疑事令中使口宣即以榜子寫對故起著口宣十卷　又曰文宗召王起許康佐爲侍講學士柳公權爲侍書學士每有疑義即入便殿顧問討論謂之三侍學士　孔帖曰鄭覃爲侍講每以厚風俗黜朋比爲天子言之　事文類聚曰李釋字表臣奏請置侍講學士敷陳經義　范祖禹家傳曰祖禹兼侍講講論語畢賜宴東宮上遣賜御書唐人詩公

表謝又賦詩以獻退而節略尚書論語孝經要切之語訓戒之言得二百一十九事名曰三經要語進之　山堂肆考曰宋元祐間蘇頌爲侍講請如慶曆故事詔講讀官遇不講日各進漢故實二事頌於逐事之後略言得失大旨以寓規諫

侍講二

增 進陳法言　諱言淫事　本傳韋處厚爲侍講學士以合六經掇其粹要趨爲六經法言二十篇冀助省覽帝稱善　穆宗沖怠不向學即與路隨歸田錄曰仁宗退朝命侍臣講讀于邇英閣實昌朝時爲侍講講左氏春秋傳每至諸侯淫亂事則略而不說上曰六經載此以爲後王監戒何必諱耶　仁宗實錄余靖反覆開陳　周悉講論　上詳總載二　上疏曰天子之學簡而不煩上

曰靖所言誠知治體命侍講論有詠敎化者周悉講官言於英宗曰孟子爲書最山堂肆考曰司馬康爲講官觀覽也行狀胡安國紹興醇正言王道尤明白所宜時講官四人援例初除燕侍講專講春秋時各專一經止曰他人通經豈胡某比不許

師民上書

純仁陳說言行錄曰趙元昊反罷進講趙師民上書復命講讀經史長編又李文簡燾乾道中兼侍講以經筵少間明錄補師民勸講筵以諷并及仇士良不欲人主讀書近儒生之說又曰范純仁字堯夫元豐中除兼侍講語人曰國之本在君君之本在心人君之學當正心誠意以仁爲體使邪辟浮薄之談無自而入豈務卓通句解以資口舌之辨哉及在經筵進講必反覆關陳其說

孫奭拱立

乃請御崇政殿西閣召侍講直學士孫奭馮元講論語初詔雙日御經筵自是雖隻日亦召侍臣講讀帝在經筵或左右瞻矚及容體不正奭即拱立不講帝爲竦然改聽

安石請坐

山堂肆考曰宋王曾以仁宗初即位宜近師儒神宗朝王安石侍講以爲道之所在禮亦加重

請復坐講之儀不行

臺丞特召

宮觀兼充

山堂肆考曰宋慶曆二年召御史中丞賈昌朝侍講禦夷閣故事臺丞無在經筵者仁宗以昌朝善于講說特召之絡繹興中万俟卨羅汝楫議擬見長而稱侍講又自此始並兼侍講非臺丞也

翰苑新書曰宋乾道七年胡銓提舉祕神觀兼侍講胡銓蚤歲一節甚高謂當錄其氣節不宜令處去朝廷上曰銓固非他人比且除在宮觀留待經筵故有是命

渊鑑類函卷二十一

侍講

淵鑑類函卷七十一

設官部十一　增翰林院總載　翰林學士承旨

翰林院總載一

增文獻通考曰學士之職本以文學言語備顧問出入侍從因得參謀議納諫諍其禮尤寵而翰林院者待詔之所也唐制乘輿所在必有文詞經學之士下至卜醫技術之流皆直於別院以備宴見而文書詔令則中書舍人掌之自太宗時名儒學士元萬頃范復永等草諸文有名號乾封以後始名文士元萬頃范復永等草諸文辭常於北門候進止時人謂之北門學士元宗初置翰

林待詔以張說陸堅張九齡等爲之掌四方表疏批答
應和文章既而又以中書務劇文書多壅滯乃選文學
之士號翰林供奉與集賢院學士分掌制詔書敕開元
二十六年又改翰林供奉爲學士別置學士院專掌內
命凡拜免將相號令征伐皆用白麻其後還用益重而
禮遇益親至號爲內相又以爲天子私人凡充其職者
無定員自諸曹尚書下至校書郎皆得與選入院一歲
則遷知制誥未知制誥者不作文書班次各以其官內
宴則居宰相之下一品之上憲宗時又置學士承旨唐
之學士弘文集賢分隸中書門下省而翰林學士獨無
所屬石林葉氏曰唐翰林院在銀臺之北乾封以後劉
禕之元萬頃之徒時宣召草制其間因名北門學士今學士院在樞密院之後腹背相依不可南向故以其西廊西向爲院之正門而後門北向與集英相直因榜曰北門兩省樞密院皆無後門惟學士院有之學士朝退入院與禁中宣命往來皆行北門而正門行者無幾不特取其便事亦以存故事也又曰唐翰林院本內供奉藝能技術雜居之所以詞臣特書詔其間乃藝能之一耳開元以前猶未有學士之稱或曰翰林待詔或曰翰林供奉如李太白猶稱供奉自張垍爲學士始別建學士院於翰林院之南則與翰林院分而爲二然猶冒翰林之名蓋唐有弘文館學士麗正殿學士故此特以翰林別之其後遂以名官迄不可改然院名至今但云學士而不冠以翰林則亦自唐以來沿襲之舊者也晉天福五年詔翰林學士院公事宜並歸中書舍人自是舍人晝直者當中書制夜直者當內制至開運元年復詔翰林學士與中書舍人分爲兩制各置五員宋

翰林學士掌内制制誥赦敕國書及宮禁所用之文辭凡后妃親王公主宰相節度使除拜則學士草詞授待詔書訖以進赦降德音則先進草大詔命及外國書則具本稟奏得畫亦如之凡拜宰相或事重者宣召面諭旨則給筆劄書所得旨稟奏歸院具詞以進餘遣内侍授中書省熟狀亦如之若已畫旨而有未盡則論奏貼正乘輿行幸則侍從以備顧問有所獻納則請對或奏對凡初命爲學士皆遣使就第宣詔旨召入院淳化二年以翰林學士賈黄中蘇易簡同知京朝官考課李沆權判吏部流内銓故事學士掌内廷書詔指揮邊事曉達機謀天子機事密命在焉不當豫外司公事蓋防微閒或漏省中語故學士院常在金鑾殿側號爲深嚴自國朝太祖以來藉其才用始令判三銓及知太常禮院事天聖元年詔學士遇隻日至晚出宿蓋故事以雙日鎖院隻日降麻也隆興改元詔學士及經筵官内宿稍復祖宗故事石林葉氏曰學士院正廳曰玉堂蓋道家之名初李肇翰林誌未年居翰苑者皆謂凌玉清遡紫霄豈止於登瀛州哉亦曰登玉堂焉自是遂以玉堂爲學士院之稱而不爲榜太宗時蘇易簡爲學士上常語曰玉堂之設仙虚傳其談終未有正名乃以紅羅飛白玉堂之署四字賜之易簡即扁鑰置堂上每學士上事始得一開視最爲翰林盛事紹聖間蔡魯公爲承旨始奏乞摹就杭州刻榜揭之以避英廟諱去下二字

文翰之事其官曰北面都林牙曰北面林牙承旨曰北面林牙曰左林牙曰右林牙而又有文班未詳所掌其官曰文班太保曰文班林牙曰文班牙署曰文班吏南面有翰林院掌天子文翰之事其官曰翰林都林牙曰南面林牙曰翰林學士曰翰林祭酒曰翰林學士承旨曰翰林學士曰翰林侍讀學士曰翰林侍講學士曰知制誥翰林畫院有翰林畫待詔翰林醫院有翰林醫官金翰林學士院大德三年命翰林學士院自侍讀學士至應奉文字通設漢人十員女直勃卜各七員翰林學士承旨掌制撰詞命凡應奉文字銜內帶知制誥翰林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翰林侍講學士翰林直學士翰林待制分掌詞命文字分判院事銜內帶知制誥翰林修撰掌與待制同應奉翰林文字宋太和六年月有同奉應奉翰林文字温迪罕天興與其兄直學士思齊同撰制誥文字合無迴避詔不須避仍著為令元制翰林兼國史院世祖中統初以王鶚為翰林學士承旨始置二十年省並集賢院為翰林國史集賢院二十一年增學士二員二十二年復分立集賢院延祐以後定置翰林承旨六員學士二員侍讀學士二員侍講學士二員直學士二員屬官待制五員修撰三員應奉翰林文字五員編修官本為樞密院官元始為翰林之屬十員檢閱本宋樞密院檢詳之職置四員典籍二員經歷初為典簿已改司直又改經歷

所領監一藝文監文宗天曆二年置順帝至元六年改爲崇文監令翰林國史院領之所屬三時以宋本爲大監歐陽元爲少監蒙古翰林院至正八年始立新字國學於國史院十二年別立翰林院設官品秩並同國史院掌譯寫一切文字及頒降璽書並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國字副之明初置禮賢館尋設翰林院洪武二年定學士承旨直學士侍講學士侍讀學士等官十四年革承旨直學士十八年命吏部定正翰林院官學士侍讀學士侍講學士孔目侍讀侍講五經博士典籍侍書待詔又史官修撰編修檢討俱屬本院簡用取睬裁學士掌詞翰文章

誥敕備顧問詳正圖書考議制度講讀職專講讀經史五經博士專講經義以佐學士講讀典籍勾輯圖書以時什襲而藏之侍書以字書侍上待詔應對孔目典文移出入史官掌修國史凡天文地理宗廟禮樂兵刑諸大政上所下詔敕書檄批答王言皆謹籍而記之以備實錄凡學士講讀史官爲上所簡注皆得入內閣預機務京府鄉試充考試官禮部會試充同考試官 敕宗天順中大學士李賢建議請專選進士充翰林院官遂爲制先是景泰間陳循輩私其所舉以雜流冒銓一時翰苑多委靡昏鈍浮薄之流吏部不敢別調至是有旨重修大明統志制曰惟擇進士出身者爲之於是諸輩多乞改職李賢因言於上命吏部別除之翰林爲之一清且請著爲制從之自後非進士起家不得居翰苑爲孤卿非設官部

李白傳曰白天寶初至長安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而歎曰子謫仙人也言於元宗名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有詔供奉翰林　翰林志曰學士初入院賜馬一疋謂之長借馬登翰林著謂之凌玉清翔紫霄初選者名令赴銀臺試制書批答三首內庫給青綺被紫絲屨之類端午賜青團扇　紀纂淵海曰唐制駕在大內則明福門內置學士院駕在興慶宮則金明門內置院德宗移院於金鑾坡上　玉泉子記曰路延年少

自監察入翰林崔鉉曰路十如今便入翰林如何到老

續翰林志曰宋太宗曰詞臣實神仙之職也玉堂東西壁悉畫水以布之風濤浩渺瀛洲之象也修篁鵲鶴悉圖廊廡風傳禁漏月色滿庭眞人世之仙境　合辭事類曰李昉赴玉堂賜宴詩後序云今日之盛其事有七新學士謝恩日賜襲衣金帶寶鞍名馬十月朔改賜新樣錦袍特定草麻利物改賜內庫法酒月俸並給見錢特給親事官隨從敕設供帳之盛凡此七事並特出異恩　續志曰玉堂後廡建二閣悉畫煙嵐曉景　金坡遺事曰太宗謂宰臣曰蘇易簡乞御飛白書玉堂之

署四字今付宰臣李昉以下喚來於中書堂面宣賜
續會要曰政和五年御書摛文堂賜學士院　又曰院
中有雙鶴棲於玉堂之後海棠樹或鳴噪必有大詔及
宣召之事　紀纂淵海曰學士院窓格上有火燃處太
宗嘗幸玉堂蘇易簡已寢遽起無燭宮嬪自窓格引燭
入照之至今不欲更易以爲玉堂一盛事　又曰學士
院北扉者爲其在浴堂之南便於應召　又曰故事堂
中設視草堂每草制則具衣冠據臺而坐　又曰學士
院第三廳學士閣堂前有一巨槐素號槐廳舊傳居此
閣者多至入相　又曰翰林院在禁中玉堂承明金鑾

殿皆在其間　宋元詩會小傳曰金邊元鼎十歲能詩
天德三年第進士以事停銓世宗即位張浩表薦供奉
翰林　又曰王庭筠字子端父遵古正隆五年進士仕
爲翰林直學士才行兼備子端早有重名大定十六年
甲科文采風流照映一時歷州縣用薦得供奉翰林
元史列傳曰元天曆二年虞集入爲應奉翰林文宗召
對奎章閣　黃文獻集曰揭傒斯延祐元年以布衣入
翰林爲國史院編修官天曆二年文宗聚勲戚大臣子
孫於奎章閣教之命學士院擇可爲之師者無以易公
乃擢公授經　續文獻通考曰明稽古右文設翰林院

職官以文學承顧問出入侍從因得參謀議納諫諍其職清而地禁　殿閣詞林記曰洪武初建翰林院於皇城內學士而下晚朝即宿其中扁之曰詞林　續文獻通考曰永樂入正大統注意文學肇建內閣於東角門內名翰林待詔解縉編修黃淮處其中又選胡廣胡儼楊士奇楊榮金幼孜與之同事雖令講讀纂修預議機務七人始以翰林史職陞講讀等官洪熙正位東宮又陞春坊等官　殿閣詞林記曰宣德七年賜御製翰林院箴揭於院之後堂朱髹榜字用金塗之　翰林記曰宣宗登萬歲山坐廣寒殿召翰林儒臣傳命周覽都畿山川形勢既畢上曰茲山茲宇元順帝所日遊宴者也豈不可感侍臣叩首曰殷之跡周之監也　實錄曰正統七年詔建翰林院於長安左門外玉河西岸四夷館東岸則為詹事府　又曰嘉靖五年十月上製敬一箴及注范浚心箴程頤視聽言動四箴頒賜大學士費宏等請勅工部於翰林院築亭立石以垂永久從之　筆麈曰七年二月敬一亭成亭樹於公署後堂之南左則劉文安井井之外為蓮池右則柯竹巖亭亭之前為土山　又曰南昌張直閣位在翰苑嘗上疏請令史官行人奉使四方各求遺書一部送國學翰林收藏得旨允

行　震澤長語曰翰林院爲齋宿委積之所東閣學士朝退會揖之地史館爲講讀史官所聚集皆無公座瑣綴錄曰翰林直房在右闕門內錦衣衛直房之次凡三間每早朝時諸閣老分坐北檻諸學士居中楹其餘居南楹俟門吏報三鼓乃俱赴左掖門　又曰文淵閣乃翰林內署非衙門名故朝廷宣名諸事文移雖事關機務亦止稱翰林院　燕都遊覽志曰寶善亭三楹在翰林院東偏軒窓虛豁旁臨玉河環映喬木學士大夫靜觀之所也　燕山叢錄曰翰林院門左右各積有飛沙高三四尺並柜栅若短牆然微風一動則岔起出入者厭之嘉靖中掌院嘗令除去官僚罷謫幾空沙還積如故或以爲形勢宜爾　湧幢小品曰楊守隨掌院之後有巨柳數章參天蔽日民之輸廩米者欲曝於庭患柳陰翳之請伐其最鉅者公不許作伐老柳賦示意西神脞說曰建置官署必立土穀祠翰林院所祀則昌黎伯韓子也

翰林院總載三

增 麻綸　菱紙　翰林志曰唐故事中書用黃白二麻爲綸命重輕之辨其後翰林學士專掌內命選用益重中書所出獨得黃麻其白麻皆在北院自非國之重事拜授將相德音赦宥不得由於斯　海錄碎事曰李德裕浸紅點書詔皆用菱汁搗紙　設官部　視草　用麻　翰林志曰至德後天子名集賢

學士於禁中草書詔雖宸翰所揮亦資其檢討謂之視草
會要曰元和初凡赦書德音立后建儲大誅討拜免三公宰相命將曰制書並用白麻不用印才幸天子常以輩行呼而不名雖外有宰相主大議而贊常居中參裁可否時號曰內相
曾宣諭卿等是我門客 唐本傳陸贄入翰林年尚少以
問在 引鈴 潤筆 翰林
龍禁 直有
長慶中李德裕爲學士時
八聲急則兵事急聲緩則
曰草麻潤筆自隋唐有之
德林作詔高頰戲之曰筆
歸不得一錢
何以潤筆

門客 唐本傳陸贄入翰林年尚少以

鷰坡 鷰禁 上詳總載二

白賈公黃中皆先達鉅儒
翰林故事唐翰林院懸鈴以備夜
以代傳呼
有緊急文書皆引之
有聲終不見
山堂肆考
之隋鄭譯自隆州刺史復爵李
譯曰出爲方伯杖策而
蘇綽志曰唐學士院深嚴
非本院人不可遽入雖中
使宣事及有文書必先動鈴索立於門外候小判官出
授受訖轉授院吏院吏授
蘇易簡因召對上言上可其奏自是院復置鈴索焉
會要曰宋太宗常諭蘇易簡曰詞臣清美朕恨不得爲

深嚴 清美

之
上柯潛所建在官署後堂
二間凡八楹後堂有二楣
亦潛所種

劉井 柯亭 翰林記曰劉井明學士劉定之所浚在官署後堂之左 又曰柯亭明學士劉昫奏建在官署後堂之右前後

給綺被 賜錦

上詳總載二 金坡遺事云學士舊規十月賜
錦長襖宋初賜翠毛錦 金坡遺事曰玉署之
太宗改賜黃盤鵰錦

玉清 邇紫闥 上詳文獻通考

設密邇紫闥每夜漏既上宮鑰並入有
大號令大除拜邊禁急奏
之士充滿千廬典司翰墨
乎

號六絕 試五題 唐志李邕號翰林六絕謂文學書翰等六事過人

與元年翰林學士劉昫奏本院舊例學士入院除中書
舍人不試餘皆試麻制答蕃書批答各一道賦詩各一
首號曰試五題

李謫仙 元才子 上詳總載二

賓客詩以爲樂曲者知是稹所爲宮中呼之爲元才子
清注 杜甫詩 萬選錢 一條冰 山堂肆考曰唐張鷟員半千稱其文
翰林遍華蓋 杜甫詩 翔鸞霄 逼華蓋 凌玉
設官部

詞猶青銅錢萬選萬中時號青錢學士又曰宋陳彭年兼數職皆文翰清祕之目人謂其官銜爲一條冰

紫花墩　銀餅餡　潛確類書曰宋學士王珪名對紫殿設紫花墩命坐後珪作英宗紫花墩記此事也又曰韋澳上在太液池宣賜銀餅餡食之

珍饌酒坊供美酒是爲敕青綺綾被青綾單帕紫綠履白布手巾之類

元鴻臚

署　金兀术宮　春明夢餘錄明翰林院在東長安門外北向其西則鑾駕庫東則玉河橋元之鴻臚署也瀛洲道古錄西則瀛洲之歐陽楚公詩翰林老屋勢深雄猶是金家兀术宮

金馬之廬　玉堂之署　金坡遺事太祖鼎新翰林上以細花盤鵰錦袍下丞相一等宴營幕使宿設帳幄尚食使供大壯故金馬之直廬

賜紅錦袍　給青綾被　續志十月朔舊賜對衣紅錦袍淳化二年代以又凡初遷者本院賜宴敕設宴賜衣內殿給

文事訪於陶竇　朝典定於扈蒙　會要太祖平海內修舉舊典有事略扈蒙太宗即位復入翰林加承旨自張昭竇儀卒朝廷典故皆裁於扈蒙

翰林院總載四

撰著文命　翰苑新書曰翰林所著撰拜免王公將相事曰敕曰御札五品以上表曰批答獎勳勞曰獎諭密詞擇曰齎文敕坊致語宣賜曰口宣此外有祝文子之類撰述進入遇有除拜以雙日鎖院隻日降麻爲切近左掖寢殿右瞻彤樓趨瑣闥夕宿嚴衛密之至也

瞻接樓殿　韋執誼翰林故事北院之制尤晨

司掌綸命　翰林志晉朝運中賜學士院書詔金印一後唐學士同專掌綸綸之命

詔賜金印　翰林志曰或郊禋行慶制

進詩屬和　分紀聚懸分草之會要曰或命撰委必聚宗至卜林春融千花萬卉妍麗寇絕上必曲宴宰衡勳舊名而制詞臣摛龍池垂金鈎舉觴賦詩終日而罷翼

日凡所進詩悉迴御意屬和以賜焉　進草　滻水燕談云密旨多夜降出草麻五更三點進錢唯演草草麻從之其後冊皇太子亦進草親王宰相等則不進　煥辟班　解醒語云元初序朝執政大臣為擎天班玉堂清署為煥辟班　恒在館閣　燕山叢錄云明初建宮以本院為近侍衙門故公署雖在外而係屬相聚恒在館閣　進書百櫃　青溪暇筆云永樂辛丑北京大內新成敕翰林院凡南內文淵閣所儲書自部送北京時修撰陳循如數取有一部至百部各取一部進得一百櫃以赴京　內府供職　瑣綴錄云翰林官內府供職日給光祿黃封內膳有常制承命內館教書者則兩給之　第三廳　叢山集曰翰林院第三廳乃史官廳也又曰槐廳即本院正廳之西偏史官所居是也　柯學士柏　玉堂叢語曰廖道南曰柯亭有柏二株曰柯學士柏歎曰流風遺澤令人永矢勿諼　眞登瀛洲　又曰明柯章就詞林後圃結清風亭亭下鑿池時蓮出渠引泉公退偃坐其中翛然若眞登瀛者　瀛洲亭

燕都遊覽志曰瀛洲亭在翰林院內堂之右故有隙地十畝萬曆秋甕爲方池構亭中央額曰瀛洲池逼近玉河堤先是常引河水一勺入池後遂堙塞無敢請者

翰林院總載五

詩

唐白樂天寄錢翰林詩曰曉從朝興慶春陪宴柏梁分庭皆命婦對院即儲皇貴主冠浮動親王轡鬧裝金鈿相照耀朱紫間煇煌蓬簇桃花騎歌巡竹葉觴窪銀中貴帶昂黛內人妝賜襖東城下頒酺曲水傍樽罍分曛酒妓樂借仙倡　李紳憶夜直金鑾殿詩曰月當銀漢玉繩低深聽簫韶碧落齊門靜禁垣高綺樹閣連青瑣近丹梯墨宣外渥催飛詔草檄深恩促換題明日

獨歸花路過可憐人世隔雲泥　姚合和高諫議入翰
苑詩曰蕪秩恩歸第一流時尋仙路向瀛洲鐘聲迫遽
銀河在林色蔥龍玉露秋紫殿講筵鄰御座青宮賓榻
入龍樓從來共結歸山侶今日多應獨自休　朱慶餘
上翰林蔣防舍人詩曰清重無過知內制從來禮絶外
庭人看花在處多隨駕名宴無時不及身　温庭筠上
翰林蕭舍人詩曰人間鴻鵠杳難從獨限金扉直九重
萬象曉歸仁壽鏡百花春隔景陽鐘紫微芒動詞初出
紅燭香殘詔未封每過朱門愛庭樹一枝何日許相容
鄭獬上翰林詩曰中使傳宣內翰家君王令草侍中
麻紫泥金印封題了銀燭纔燒一寸花　宋蘇軾玉堂
鎖院苦寒詔賜宮燭法酒詩曰微霰霏霏點玉堂詞頭
夜下攬衣忙分光御燭星辰爛拜賜宮壺雨露香　劉
筠直夜詩曰風來太液聞鳴鶴露卷明河見飲牛萬國
表章頻奏瑞手批天語思如流　洪咨夔宣鎖詩曰禁
門深鑰寂無譁濃墨淋漓兩相麻唱徹五更天未曉一
池月浸紫薇花　元袁桷擬宮詞述翰林故事詩曰禁
鐘初動趣傳宣衣袖薰香到御前漸近宮門扶下馬內
官分引導金蓮　御筆圓封相草麻龍箋香透擁金花
儀鸞敕設庭前候賜酪方終更進茶　制草塗鴉未敢

删内墻宣引侍龍顏已分筆格金蟾滴更賜端溪紫硯
池　春帖分裁閣分多宮蛾爭餽繡綃羅青絲菜餅銀
盤送幡勝新題墨旋磨　清馥香温酒玉脂祝文新撰
報都知夜來奉旨傳丞相五朵雲濃押省咨　明高啓
雪夜宿翰林呈危宋二院長詩曰偶伴王摩詰寒宵宿
禁林院鈴風外靜宮漏雪中沈絳蠟銷吟燭青綾擁賜
衾明朝陪賀瑞銀闕曉光深　程敏政玉堂散直圖詩
曰金殿當頭玉堂署十二朱廊隱宮樹衣冠濟濟堂中
人猶似前時起居注門下斜連金水河石橋五丈橫蛟
龍叩閽不許外人到挾册時見諸王過奎文上應圖書
府插架連籤照今古同遊恐是十洲仙下界紛紛半塵
土邇來新詔開中堂儲才睟訓何洋洋日令三館坐羣
彥應制往往催詩章從容退食龍樓外松下傳餐解簪
帶光祿之酒大官羊終歲天厨有佳賚宮壺卓午漏未
央旭日半下城西牆出門跨馬一分手緩步不知歸路
長　岳正禁窓引燭詩曰禁城僊直已昏黄忽訝鑾輿
到玉堂直欲踉蹌趨几席其如顛倒著衣裳當窓蓮炬
分紅燄滿室蘭燈散煖香已喜恩光耀今古況將經術
侍君王　徐應聘瀛洲亭新池得雨詩曰秘閣清宵近
蘭泉曲沼開宿煙生暮雨新水長秋苔地向蓬萊近波

分太液來憑軒多爽氣疑在白雲隈　曾祭新館內直詩曰華館深沉直禁闈彩甍丹碧煥暈飛上林萬樹連西掖北極諸星拱太微繞硯龍香裁詔罷隔簾鶯語退朝歸應知幾度青綾夜月轉金莖露滿衣　文徵明翰林齋宿詩曰春星爛熳微垣獨擁青綾向夜闌宮漏隔花銀箭永蓮燈垂燼玉堂寒坐聆宵柝霜圍屋想見郊禋月滿壇鈴索無風塵土遠始知仙署逼金鑾　又內直有感詩曰天上樓臺白玉堂白頭來作祕書郎退朝每傍花枝入僊直遥聞刻漏長鈴索蕭閒青瑣靜詞頭爛熳紫泥香野人不識瀛洲樂清夢依然在故鄉

增賦陳敬宗北京賦有曰其左則有石渠天祿之閣金馬玉堂之署濟濟逢掖峩峩章甫講說六經之言談論羣書之文涵泳仁義之府莫不筆鏞乎治道黼黻乎皇度

增箴明宣宗翰林院箴曰廷有司言自周則然後世襲用愈密而重策命所書講學所資幾務之嚴于度于咨代有賢哲博聞明識克勵翼之用光厥職咨爾儒臣朝夕左右必端乃志必慎乃守啓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鄒孟以陳詞尚典實浮薄是戒謀議所屬出訖乎外必存大公罔役於私昔人四禁汝惟勵之獻納論思

以匡以益以匹前休欽哉無斁

宋蘇子瞻謝宣召入院表曰視草之官自唐爲盛雖職清事祕要爲北門學士之榮而祿薄地寒至有京兆掾曹之請豈如睟代一振儒風非徒好爵之縻燕享大烹之養玉堂賜篆仰淳化之彌文寶帶重金佩元豐之新渥既厚其禮愈難其人而臣以空疎冗散之才衰病流離之後生還萬里坐閱三遷不緣左右之容躐處賢豪之上敢不益勵初心力圖後效才不逮古雖慙內相之名志常在民庶免私人之誚　再宣召入院表曰里巷傳呼親臨詔使私庭望拜恭被德音人言稽古之榮臣有素餐之愧懇辭雖至成命莫回伏以朝論所高禁林爲重非徒翰墨之選乃是將相之儲禮絕同僚歎裴李於坐上功成異域得頗牧於禁中宜有異人來膺此選而臣顓愚自信往直不回先帝憐其孤忠欲名而未果陛下出於獨斷決用而無疑曾未周歲而閱三官試以百爲而無一可保全已幸擢用何名　又眞西山謝宣召入院表曰竊觀列睟之用人惟待詞臣而加禮蓋於言語文章之外責其論思獻納之忠或雖忤旨而暫閒終必棄瑕而復用修除翰苑在環滁出守之餘載侍禁庭亦赤辟歸來之後豈非加歲月則其文老涉憂

患則其慮長乃登簾嚴以備顧問如臣者才華勿競顦
拙自將掌先皇內制者六年每慙越俎迨陛下初元之
再命竟許循牆以馳驅州縣之頻且廢放山林之久見
聞寖少藝業益荒結茅屋於雲邊已甘終老瞻華堂於
天上若隔前生敢云白首之重來誤辱清衷之妙簡獲
玷久虛之選幾成三日之榮臣敢不益堅晚節思答隆
知賜宮錦而嘉草詔之能雖非敢望即金鏡而擿任賢
之要則所自期

賀狀 宋洪邁謝宣召入院狀曰王言出綍從霄漢以
來宣君命在門聳里閭而改觀光生圭蓽榮動簪纓念

臣文習畧凡學尤底滯久汙甘泉之橐從再聞長樂之
鐘聲披雲覩青天幸親逢於晬旦閽道通丹地忽驟覩
於仙扉共誇稽古之榮實格臨深之懼 陳賀窓賀樓
內翰啓曰孚號龍庭濟濟蘅禁天子不見賈誼久勞宣
室之思內相今得敬輿再覩興元之詔儒宗吐氣士類
伸眉某官道派羲黃學源周孔筆端精爽噓元氣以翕
三光胸次冲融渾太虛而涵萬象爰維舊德首畀新除
七寶牀中不覺踵謫仙之榮遇八磚道上豈徒揮學士
之前聞要令天下悉誦於堯言且使山東皆泣於漢制
又洪平齋賀黃尚書除內翰啓曰冠班憲部演誥蠶

坡丹筆參平舊識琳聲之鳴玉朱衣引對新催燭影之
搖金綸綍一傳簪紳胥忭某官名高冕董器重皐夔文
章爲一代所宗獨全三光五嶽之氣學問自六經而出
不數諸子百家之書忽逢天日之明復見岫雲之出趣
正爽鳩之位仍趨金馬之廬花媛步磚柳迷歸院妙寫
坦明之制還追渾噩之風得禁中頗牧於方來置柱後
惠文於不用邇綦霄而直上方枕斗魁指黃閣以平登
即成霖雨　又周平園賀洪內翰兼吏書啓曰進儀內
相仍長中臺夕對金蓮結綠絇而承睬問晨趨玉筍曳
革履而領從官自非兼孔氏之四科安得被賀公之兩
命切以翰林逼華蓋素號禁嚴文昌映紫微是司喉舌
自昔法天而分職於今弄印以掄材繫國名儒膺時選
選既兼官之俱稱宜上象之交輝

增記序唐韋處厚翰林院廳壁記曰魏晉以後復典綜
機密政本中書詔命詞訓皆必由焉唐有天下因襲前
代爰自武德時有密命則溫大雅魏徵李百藥岑文本
之屬視草禁中乾封則劉懿之周思茂范履冰之倫秉
筆便坐自此始號北門學士皆自外名入未列祕署元
宗開廣視聽搜延俊賢始命張說陸堅張九齡徐安貞
輩待詔翰林厥後錫以學士之稱蓋由德成而上與夫

術數工藝禮有所異也逮自至德台輔伊說之命將壇出車之詔霈洽天壤之澤遵揚顧命之重議不及中書矣尺牘旁午章奏叢至指蹤中外之略謀謨帷幄之祕陰陽造化嘉猷密勿萌制乎將然事構乎無形皆功歸元后而德播興運循名跡者莫窺其轍想風采者孰究其端雖然臧否無得而稱矣貞元中由此而居輔弼者十有二焉元和中由此而膺大用者十有六焉近日丞相府不由內庭者斷國論宰法度雖有利器長材未免缺折棹撓建中以來簡拔尤重故必密如孔光博如延州文如卿雲學如向歆器如黃顏直如史魚然後得中

第士之遊心處已景行於六如者而又飾之以潔球璋之行貲金石之誠雖潛身匿跡其能脫乎漢時始建尚書郎五人平天下奏議分直建禮舍香握蘭居錦帳食大官則今之翰林名異而實同也時論以爲登玉清翔紫霄豈蓬山瀛洲而足喻乎處厚職參侍讀通籍近著紀述之事無以辭時皇帝統臨四海之初元也明周子義重修翰林院記曰長安門之左厥基南峙厥向北拱者其位置也門之內爲儀門爲堂爲後堂堂之左右爲二廳後堂之左爲二室學士諸寮之所登而依也堂之兩廂有齋若干楹庶吉士之所居而習也堂之後

爲敬一亭宸翰峙焉羣臣屬之所瞻而仰也亭之左爲先師堂羣屬之所禮而拜也

翰林學士承旨一

增文獻通考曰翰林承旨唐憲宗時始置凡白麻制詔皆内廷代言命輔臣除節將恤災患討不廷則用之宰臣於正衙受付通事舍人若命相之書則通事舍人承旨皆宣讀訖始下有司（乾寧二年陸扆以翰林學士承旨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後唐天成三年敕今後翰林學士之上仍編承旨一員出自朕意不計官資先後在學士之上仍入翰林志宋承旨不常置以學士久著者爲之 續文

獻通考曰遼翰林院有學士承旨金翰林學士承旨掌制撰詞命凡應奉文字銜内帶知制誥元延祐以後定置翰林承旨六員明洪武二年定翰林官制承旨正三品十四年革承旨直學士

翰林學士承旨二

增唐書曰令狐綯遷翰林學士承旨夜對禁中燭盡帝以乘輿金蓮華炬送還院吏望見以爲天子來及綯至皆驚 又曰沈傳師爲學士翰林缺承旨次當傳師穆宗欲面命辭曰學士院長參天子密議次於宰相自知必不能因稱疾出 又曰韋澳爲承旨與同僚蕭寘爲

宣宗器遇名見詢訪時事每有大事中使傳宣草詞澳心欲論諫即曰此一事須降御劄方敢施行遲留至旦必論其可否　又曰穆宗以杜元穎多識朝章拜爲中書舍人學士承旨　又曰韓偓進承旨宰相韋貽範母喪詔還位偓當草制曰腕可斷麻不可草　潛確類書曰唐元稹爲翰林承旨朝退至廊下時初日映九英梅花隙光射稹有氣勃勃然百僚望之曰豈腸胃文章映日可見乎　孔帖曰杜審權入翰林遷學士承旨居翰林最久終不漏禁近語　五代史曰同光中賜承旨盧質論思翊佐功臣旋授節制河中馮瀛王送詩曰視草

北來唐學士擁旌西去漢將軍　宋張方平傳曰方平爲承旨神宗親劄曰卿文章典雅煥然有三代之風而又善以多爲少意博辭寡雖古訓詰無以加也　元史列傳曰王鶚金正大元年中進士第一甲第一人金主遷蔡蔡陷世祖在藩邸遣使聘鶚及即位首授翰林學士承旨制誥典章皆所裁定　又曰不忽木拜翰林學士承旨帝獵林徹里等勸奏桑哥狀帝召問不忽木具以實對帝大驚乃決意誅之欲用不忽木爲丞相固辭帝曰朕識卿幼時使卿從學政欲備今日之用勿多讓也　又曰張孔孫至元中拜翰林學士承旨致仕孔孫

素以文學名且善琴工畫山水竹石而騎射尤精及其立朝讜言嘉論有可觀者士論服之　又曰王構少穎悟風度凝厚學問該博歷事三朝練習臺閣典故凡謚冊之文皆所裁定朝廷每有大議必咨訪焉薦引寒士數十人後居清要皆有名於時終翰林學士承旨　又曰耶律希亮武宗時以先朝舊臣特除翰林學士承旨兼修國史希亮以職在史官乃類次世祖嘉言善行以進英宗取其書置禁中　又曰王思廉至元中爲翰林待制進續通鑑至唐太宗有殺魏徵語及長孫皇后進諫事帝命內官引至皇后閣講衍其說仁宗朝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　又曰李孟皇慶中爲翰林學士承旨帝與孟論用人之方孟曰人材所出固非一途然漢唐宋金科舉得人爲盛今欲興天下之賢能如以科舉取之猶勝於多門而進然必先德行經術而後文辭乃可得眞才也帝深然其言決意行之　又曰阿隣帖木兒善國書多聞識歷事累朝遷翰林學士承旨英宗時以舊學入侍左右陳說祖宗以來及古先哲王嘉言善行翻譯諸經紀錄故實總治諸王駙馬番國朝會之事　又曰趙孟頫拜翰林學士承旨帝眷之甚厚以字呼之而不名常稱孟頫操履純正博學多聞書畫絕倫皆人

所不及初孟頫以程鉅夫薦起家爲郎及鉅夫爲學士承旨求致仕去孟頫代之先往拜其家而後入院時人以爲衣冠盛事　又曰姚燧爲翰林學士承旨時高麗瀋陽王父子連姻帝室傾貲結朝臣一日欲求燧詩文燧靳不與至奉旨乃與之王贈謝幣帛金玉名畫五十篚盛陳致燧燧即時分散諸屬官及史胥侍從止留金銀付翰林院爲公用器皿一無所取人問之燧曰彼藩邦小國惟以貨利爲重我能輕之使知天朝不以是爲意其器識豪邁過人類如此　又曰張起巖拜翰林學士承旨詔修遼金宋三史充總裁官起巖熟於金源典故宋儒道學源委尤多究心史官有露才自是者每立言未當起巖據理竄定深厚醇雅理致自足　又曰歐陽元延祐二年進士歷官四十餘年六入翰林三拜承旨凡宗廟朝廷雅文大冊播告萬方訓誥多出元手金繒上尊之賜幾無虛歲　吾學編曰明宋濂洪武九年除翰林學士承旨帝曰朕起布衣爲天子卿自草萊列侍從爲開國文臣之首俾世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詹同傳曰同初名書仕明賜名同擢翰林學士承旨宋濂序其集謂其酒酣耳熱提筆四顧文氣絪縕從口臭間流出頃刻盈紙爛爛皆成五采其推服之如此　張

以寧傳曰以寧元至正中官翰林學士承旨仕明爲侍講學士使安南凡三往卒年七十以寧貫穿經史少以春秋登第作春秋胡傳辯疑而春王正月考未就洪武二年夏卒業於安南寓舍明年春書成踰月病革作自挽詩而逝

翰林學士承旨三

元老院長鄭網爲內廷之老首定下詳承旨二 賦大言 試

欹器會要宋淳化四年上草宋玉大言賦賜學士承旨蘇易簡爲承旨當禁直以擬大言賦以獻蘇易簡因作欹器賦以獻言行錄蘇易簡曰然乃進水試欹器太宗曰聞卿所玩非欹器耶易簡曰然乃進水試欹器太宗曰聞卿所玩非欹物盛則衰願陛下持念終如始以固萬世之業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器盈則覆

多識朝章 獨承密命

上詳承旨二重者一人爲承旨以獨承密命故也德宗好文尤難其選貞元以後爲學士承旨者多爲宰相焉

鄭珏爲承旨與李愚同在翰林鄭閣下一麻生李曰承旨將入相矣蓋霜降成實乃白麻也是夜制出果拜相

下詳總載二

草立儲制 送光院錢

山堂肆考曰唐順宗風禁不能言時太子未立牛美人有異志管便書立嫡以長四上則位拜平章事三署除拜有光署錢學士光院錢五百貫特舉新例內署榮之

居一品上

天中記曰陸扆授學士承旨故事以燕舊僚內署無斯例扆拜相送居一品之上 下見承旨四

元稹廳壁記

翰林學士承旨四

詩宋太宗賜蘇易簡詩曰翰林承旨貴清淨玉堂中

宋祁詩曰粉署重來憶舊遊蟠桃開盡海山秋寧知不是神仙骨上到鼇峰最上頭

宋蘇子瞻翰林承旨謝表曰翰墨之林號稱內相文章之外不取他才至於用人可以觀政文武並用或成頗牧之功邪正雜居至有伾文之患惟貴且近故難其人而況金鑾玉堂親被綸綍之密北扉東閣獨稱年德之高必有異人以齊衆口　周必大謝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表曰頻年入侍特塵清近之班兩職並陞復冒殊尤之寵貴服章於朽質被舊策於名駒異渥鼎來危柬震惕臣伏聞漢以尚書爲喉舌唐以翰苑爲腹心明光畫省之嚴夔龍接武浴殿金鑾之邃頗牧在中凡預遷綸已爲要劇知疊膺於章組足增耀於簪紳

奏周必大辭免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奏狀曰吏部設官卿列三銓之首禁林分職命尊一老之承諒非望實之交孚安得恩榮之並受如臣者縣力薄材事業每居於人後高官厚祿選除常在於衆先分毫未答於殊知積累更多於幸會儀曹再至禮文或預於討論翰苑重遊典冊屢參於潤色已溢銼鑿之量方隆天地之恩外朝高南省之班內直冠北扉之秩求閒而劇既

難强於精神宜退而遷亦懼招於議論思遠貪饕之誚
寧甘逋慢之誅

【增】記唐元稹翰林承旨學士廳壁記曰舊制學士無得以承旨爲名者應對顧問參會班第旋次以官爲上下憲宗章武孝皇帝以永貞元年即大位始命鄭公絪爲承旨學士位在諸學士上居位在東第一閣乘輿奉郊廟輒得乘厩馬自浴殿由內朝以從揭鷄竿而布大澤則昇丹鳳之西南隅外賓客進見於麟德則直上禁中以候凡大誥令大廢置丞相之密畫內外之密奏上之所甚注意者莫不專受專對他人無得而參焉

淵鑑類函卷七十一

晉文獻通考曰翰林學士唐開元二十六年置初以中書務繁乃選文學之士號翰林供奉與集賢學士分掌制誥書命至是改供奉為學士別建學士院專掌內命以張垍劉光謙首居之而集賢所掌於是罷息自後給事中張淑中書舍人張漸實華等相繼而入焉其後有韓雍閻伯璵孟匡朝陳兼蔣鎮李白等在舊翰林中但

假其名而無所職至德已後軍國務殷其入直者並以文詞共掌詔敕自此北翰林院始無學士之名其後又置東翰林院於金鑾殿之西隨上所在而遷取其便穩大抵名入者一二人或三四人或五六人出於所命蓋不言數亦有以鴻生碩學經術優長訪問質疑主之所禮者頗列其中初自德宗建置以來秩序未正廷覲之際各趍本列暨貞元元年九月始別敕令明預班列與諸司官知制誥列同故事中書以黃白二麻爲綸命重輕之辯近者所出猶得用黃麻其白麻皆在北院自非國之重事拜授與德音赦宥者則不得由於斯矣興元

四年翰林學士陸贄奏學士私臣元宗初待詔內庭止於應和詩賦文章而已詔語所出本中書舍人之職軍興之際促迫應務權令學士代之今朝野又寧合歸職分其命將相制詔請付中書行遣物議是之敬宗以翰林學士崇重不可褻狎欲別置東頭學士以備曲宴賦詩事未行而帝崩梁開平三年改思政殿爲金鑾殿置大學士一員以敬翔爲之（金鑾以美之今以後金鑾爲名非典也）前朝因金鑾坡以爲門名與翰林院相接故爲學士者稱以趙鳳爲之長興元年翰林學士竇貞固奏舊例學士入院除中書舍人即不試餘官皆先試麻制批答詩賦各

一道號曰五題後來雖有名試之名無考校之實欲請
今後名試新學士權停詩賦祇試麻制答共三道內賜
題目定字數付本院名試從之晉天福五年廢翰林學
士院其公事並歸中書舍人開運元年復學士院周顯
德五年詔今後當直下直學士並宜令逐日起居其當
直學士仍赴晚朝舊制翰林學士與常參官五日一度起居世宗欲朝夕賜見訪以時事故有是詔
宋翰林學士無定員凡他官入院未除學士謂之
直院學士俱缺他官暫行文書謂之權直凡奏事用榜
子關白三省樞密院用諮報不名凡初命爲學士皆遣
使就第宣詔旨召入院上日敕設會從官侑以樂元豐

中始命佩魚自蒲宗孟始也凡執政議事則繫鞋蓋與
侍從異禮也政和三年强淵明請以前後所被旨及案
例修爲本院敕令格式五年御書摛文堂榜賜學士院
靖康元年吳幵等奏大禮鎖院麻三道以上係雙宣學
士宿直分撰乞依故事從之承旨不常置以學士久次
者爲之缺員則以他官兼直院或權直自國初至行官
制百司事失其實多所釐正獨學士院承唐舊典遵而
不改乾道九年崔惇詩初以祕書省正字兼翰林權直
淳熙五年惇詩再入院議者以翰林乃應奉之所非專
掌制誥之地更爲學士院權直後復爲翰林權直然亦

互除二員給與正官至三人按唐之所謂翰林學士只取文學之人隨其官之崇卑入院者皆爲學士廷勳之際則各隨其元官方班而所謂學士未嘗有一定之品秩也故其尊貴親遇者號稱內相可以朝夕名對參議政事或一遷而爲宰相而其孤遠新進者或起自初階或元無出身至試以詩賦如試進士之法其入皆呼學士自唐至五代皆然至宋則始定制資淺者爲直院掌行者爲權直於是眞爲學士者職始貴顯可以比肩臺長舉武政路矣　遼金元明官制俱詳翰林院總載

翰林學士二

晉孔帖曰唐劉禕之遷弘文館直學士上元中與元萬頃等皆召入禁中論次新書凡千餘篇高宗又密與參決時政以分宰相權時謂北門學士　開元遺事曰姚崇爲翰林學士明皇在便殿甚思姚崇論時務七月十五日苦雨泥濘上令侍御者擡步輦召學士來中外榮之　又曰李白於便殿對明皇撰詔誥時十月大寒筆凍莫能書字帝敕宮嬪十人侍白左右令各執牙筆呵之白遂取而書其受眷如此　唐書曰陸贄爲學士從幸奉天時機務填委詔書數百贄揮翰起草思如泉注初若不經思遽成皆周盡事情他學士閣筆不得下而贄沛然有餘　又曰德宗以段文昌張仲素爲學士韋貫之以爲學士所以備顧問不宜專取辭藝奏罷之　又曰韋綬德宗朝爲翰林學士密政多所參逮帝常幸

其院韋妃從會綏方寢時大寒以妃蜀纈袍覆而去
孔帖曰李絳元和二年授翰林學士與崔羣錢徽韋洪
景白居易等搜次君臣成敗五十種爲連屏障便坐
又曰絳又數論宦官橫肆方鎮進獻等事自知言切且
斥去悉取內署所上疏稟焚之以俟命帝果怒絳謝曰
陛下憐臣愚處之腹心之地而惜身不言乃臣負陛下
若上犯睚顏旁忤貴倖因而獲罪乃陛下負臣於是帝
動容曰卿告朕以人所難言疾風知勁草於卿知之矣
又曰姜公輔爲翰林學士歲滿當遷尚書以母老賴
祿而養求兼京兆户曹參軍事　崔羣遷翰林學士數

陳讜言憲宗嘉納因詔學士凡奏議待羣署乃得上羣
以禁密之言人人當自陳一爲故事後或有惡直醜正
則他學士不得上言矣固辭見聽　又曰錢徽爲翰林
學士三遷中書舍人加承旨憲宗嘗獨名徽徽從容言
他學士皆高選宜預聞機密廣參決帝稱其長者是時
內積財圖復河湟然禁無名貢獻而至者不甚却徽懇
諫而罷之帝密戒後有獻毋入右銀臺門以避學士梁
守謙爲院使見徽批監軍表語簡約歎曰一字可益耶
銜之　又曰白居易爲翰林學士初歲滿當遷帝以資
淺且家素貧聽自擇官居易請如姜公輔以學士兼京

兆尹曹參軍以便養詔可　冊府元龜曰裴垍元和中在翰林憲宗初平吳蜀勵精思理機密之務一以問垍垍小心敬畏甚稱上意　孔帖曰王涯再爲翰林學士涯文有雅思永貞元和間訓誥溫麗多所稟定帝以其孤進自樹立數訪逮以私居遠或召不時至詔假光宅里官第諸學士莫敢望　冊府元龜曰令狐楚爲職方員外知制誥善於箋表每一詞成衆立傳寫憲宗聞其名召見擢爲翰林學士　孔帖曰段文昌爲翰林學士遷中書舍人遂爲承旨穆宗即位屢召入思政殿顧問率至夕乃出　又曰韋溫爲翰林學士先是父綬在禁

庭積憂病廢故戒溫不得任近職至是固辭帝怒曰寧緩治命耶禮部侍郎崔蠡曰溫用亂命益所以爲孝帝意釋換知制誥　又曰李德裕穆宗即位擢翰林學士帝爲太子時已聞其父吉甫名由是顧德裕後凡號令大典冊皆更其手數召見賚獎優華　冊府元龜曰韋處厚爲翰林學士遷兵部侍郎於思政殿中謝恩諫畋遊及憂起帝深感其言賜錦彩一百疋銀器四事　孔帖曰韋表微爲翰林學士是時李紳忤宰相貶端州學士缺人人爭薦丞相所善者表微獨薦韋處厚後與處厚議增選學士復薦路隨處厚以諸父事表微因曰隨

位崇入且居翁右奈何答曰選德進賢初不計私也

事文類聚曰寶曆元年路隨爲翰林學士有以金帛謝除制者必叱而去之曰我以公事接私財耶終無所納

冊府元龜曰鄭覃爲翰林學士太和四年七月文宗於太液亭名覃已下對賜之錦綵　又曰柳公權爲翰林學士文宗常因夏日與學士聯句帝曰人皆苦炎熱吾愛夏日長公權續曰薰風從南來殿閣生微涼時丁表五學士皆屬繼帝獨諷公權兩句曰辭清不可多得乃令公權題於殿壁　唐書曰公權爲翰林學士上常夜召對於亭燭窮而語未竟宮人以蠟液濡紙繼之

又曰劉瑑字子京始在翰林帝素器遇至是手詔追還帝視案上曆謂瑑曰爲朕擇一令日瑑跪曰某日良帝笑曰是日卿可遂相　又曰畢誠爲翰林學士党項羌擾河西宣宗名學士對誠論破羌之狀上曰不期頗牧在吾禁中即用誠守西河　又曰陸扆爲翰林學士工文辭敏速若注射然昭宗常作金鑾賦命學士和扆先成帝曰朕聞貞元時陸贄冥通元能作內庭文書今得卿斯文不墜矣　又曰北廳前堦有花甕道冬中以日影及五甕爲入直之候李程性嬾常過八甕乃至衆呼爲八甕學士　孔帖曰鄭畋入翰林爲學士俄知制誥

會討徐州賊龐勳書詔紛委畋思不淹晷成文燦然無不機要當時推之　又曰崔梲爲學士常草制爲宰相桑維翰所改梲以唐故事學士草制有所改者當罷職乃引經據爭之維翰頗不樂　唐書曰趙光逢爲學士光裔知制誥兄弟對掌內外命書　紀纂淵海曰李琪每臨流坐石摘木葉試草制詞朱梁時果爲翰林學士專掌文翰下筆稱旨寵遇無倫　又曰姚洎爲學士梁祖問及裴廷裕曰頗知其人思敏洎曰向在翰林號下水船梁祖曰卿便是上水船也洎甚慚　又曰僞蜀辛寅遜夢掌中抽草占者曰君必遷翰林學士未幾果然

宋乾德元年實儀爲翰林學士太祖曰禁中非此人不可　金坡遺事曰故事學士在內中院吏朱衣雙引李昉以太宗在南衙朱衣一人前引昉亦去其一　言行錄曰錢若水爲學士太宗禮遇殊厚常草賜趙保忠詔曰不斬繼遷存狡兎之三穴潛疑光嗣持首鼠之兩端太宗覽之甚悅謂若水曰此四句正道著吾意　王旦傳曰旦爲翰林學士中外皆以爲宰相器常奏事下殿眞宗目送之曰爲朕致太平必斯人也　言行錄曰王禹偁在翰林眞宗暇日召與論文禹偁奏曰夫進賢黜不肖闢諫諍之路彰爲詔命施之四海延利萬世王

者之文也至於雕繢之言豈足軫慮上曰卿愛朕之深者　翰苑新書曰楊億爲學士眞宗賜以詩曰善保興居調飲食副予前席待名賢　李廸傳曰廸眞宗時爲學士上問陝西兵幾何對曰臣向在本道以小冊書兵馬糧草之數以備調發今猶置佩囊中帝令探取之曰不意頗牧復在我禁中　事文類聚曰陳彭年新授翰林學士上賜歌詩一首因謂向敏中曰頃命學士罕曾賜詩彭年詞學優長擢居清近久益慎密多聞好學鮮有偕者　宋實錄曰天睬元年詔學士遇雙日至晚方下直蓋故事以雙日鎖院隻日降麻故也　合璧事類

曰錢惟演云希白於予爲從兄也天睬三年十二月予參鈞衡之命時希白當制世稱弟拜相兄草麻自古未有　山堂肆考曰章得象爲翰林學士莊獻太后每遣內侍至學士院得象必正色待之不交一言仁宗聞而器之　朝野雜記曰曾肇字子開爲學士上命其兄魯公相肇適視草禁中宋朝學士弟草兄制惟韓氏與公士論榮之　又曰熙寧初韓絳拜相其弟維在翰苑神宗前期預令草制維懇辭兄弟之嫌得請　元史列傳曰高智耀世祖朝拜翰林學士言國初庶政草創綱紀未張宜倣前代置御史臺以糾肅官常至元五年立御

史臺用其議也　又曰高鳴爲翰林學士每以敢言被上知常入內值大風雪帝曰高學士年老後有大政就問可也賜大官酒肉慰勞之　又曰李治字仁卿登進士第世祖在潛邸遣使召之曰素聞仁卿學問優贍潛德不曜久欲一見其勿他辭至元二年再以學士召就職　又曰閻復爲翰林學士帝屢召至榻前面諭詔旨具草以進帝稱善一日召至便殿諭之曰朕欲命卿執政事何如復屢謝不足勝任帝謂侍臣曰書生識義理存謙讓是也勿强之　又曰元明善延祐中翰林學士英宗親祼太室禮官進祝冊請署御名命明善代署者

三眷遇之隆當時莫並　又曰吳澄英宗朝遷翰林學士先是有旨集善書者粉黃金爲泥寫浮屠藏經帝在上都詔澄爲序澄曰主上寫經爲民祈福誠盛舉也若用以追薦臣所未知撰爲文辭不可以示後世澄所居草廬數間程鉅夫題曰草廬學者稱爲草廬先生　又曰朶爾直班至正元年除翰林學士知經筵事是時康里巎巎以學士承旨亦在經筵敷陳經義朶爾直班則翻譯曲盡其意多所啓沃　續文獻通考曰明太祖時學士劉基最貴幸當帷中寄丞相以下莫敢望之已益倦馬上業進學士丞旨宋濂濂又最幸得偕上坐起

陶安傳曰太祖渡江安首率父老以迎數陳大業力贊攻取國初置翰林院首擢爲學士御製門帖賜之曰國朝謀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　王禕傳曰禕元季避時政衰敝走燕都上書不報歸隱青巖山中明太祖徵爲中書省掾進平江西頒帝喜曰浙東有二儒者卿與宋濂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詔修元史與濂同爲總裁官書成拜翰林待制使雲南抗節死贈翰林學士　解縉傳曰縉洪武中選庶吉士太祖極愛之每侍書至親爲持硯永樂中進翰林學士縉生而穎絶未能言即知人教指夢五色筆筆有花如蓮舊

及年十九舉進士倚待輒數萬言未常起稿善爲狂草揮灑如雨風才名烜赫傾動海內　吾學編曰劉三吾洪武中歷陞翰林學士三吾博學通經史文章典麗既入翰林備顧問每預密議　典故紀聞曰仁宗建弘文閣於思善門作印章命翰林院學士楊溥掌閣事侍講王璡佐之親舉印授溥曰朕用卿等於左右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爲理道之助卿等如有建白即以此封識進　玉堂叢語曰宣德七年以故鴻臚寺爲翰林院落成諸殿大學士皆至錢習禮不設西楊南楊座或問之應曰此非三公府也　倪謙傳曰謙生有奇質

目光如電體有四乳正統四年進士一甲第三人歷編修至學士與子岳同入史局　名臣紀曰呂原天順初陞翰林學士石曹寵用事知敬原原朝會衣青袍享笑曰行為先生易緋原不答未幾岳正及原列上石曹罪狀　蕪史曰內書堂教授讀書自學士陳山始以後詞臣任之奉旨收入宮人選年十歲上下者二三百人撥內書堂讀書每學生一名各具白蠟手帕龍桂香以為束修

翰林學士三

增 北門　東頭　上詳學士二　唐熊望傳敬宗喜為歌詩議置東頭學士以備燕狎劉棲楚薦

熊望　五相三俊　白樂天詩云元和六學士五相一漁翁　合辭事類曰李紳穆宗名為學士與李德裕元稹同在禁署時三俊　林學士常草李繼遷制繼遷送馬五十匹潤筆禹偁却之及守滁州閩人鄭褒徒步謁禹偁禹偁愛其儒雅乃別為買馬一匹或言其買馬虧價者太宗曰彼能却繼遷五十匹顧肯虧此價哉又曰蒲宗孟為翰林學士神宗曰學士職清地近而官儀未寵自今宜佩魚自宗孟始　卻馬　佩魚　山堂肆考曰宋王禹偁太宗時為翰林學士自今宜佩魚學士佩魚自禹偁始　登瀛洲　置金鑾　唐書曰太宗初作文學館以房杜等十八人為學士命閻立本圖像以章其事號十八學士　李白集序曰白名見奏登瀛洲入翰林中問以國政潛出金鑾殿出入翰林中問以國政潛類書七寶座明皇每訪以詩書政事禮賢天下仰慕謂之須一篇帝大悅置之草詔誥無人知者　七寶座　八花氈潛確於勤政樓以七寶裝成山座高七尺名諸學士講論古今勝者升座下詳學士二　逢池鱠張九齡論游風生首登此座　碧山魚新書李白詩詩靜逢池鱠天寒鄂水醒唐學士初上賜食悉是逢池鱠夏至頒冰及酒以

酒味濃和冰而飲盞禁中有鄂水酒坊　銀花榜　金蓮燭　杜詩碧山學士焚銀魚　潛確類書曰昔李德裕詩銀花懸院榜風撼引繩鈴　翰林志曰唐李吉甫與裴寂同直鉏草吉甫除平章制吉甫草武元衡制垂簾揮翰雨不相知鉏盡紙尾之後乃相慶賀禮絕之敬生於座中及明日院中學士送銀臺門而相府官吏候於門外禁署之有也　父子並命兄弟對掌　並詳學士二　畢誠論邊　楊億乞郡　上詳學士二　東軒筆錄云先朝翰林學士不領他局故俾薄楊億爲學士有乞郡表曰虛忝甘泉之從臣終作若敖之餒鬼自後學士得判他局　口誦圖讖囊　上詳學士一　德宗幸凌煙閣視題文漫曰此聖曆中侍臣圖讖口誦不置兵數　又曰唐蔣乂爲學士缺無能知者乂曰此一字下詳學士一　採紙繼燭　王珪仁宗時爲學士值中秘有月上命宣珪就坐夜漏三鼓令宮嬪各取領巾袠帶或團扇手帕求詩來者應之略不停輟人得其歡心上曰須與學士潤筆遂各取一及裝公牒頭簪不盡者置公服袖中宴罷上命取金蓮燭令內侍送歸院都下盛傳天子請客　執麻以泣　推觚而行　上詳學士二　山堂肆考曰宋以爲諸道兵馬元帥朝議多以名器假之翰林學士實兼負靴麻以泣推觚循階而行見一老卒臥十日書詔頗多搆思甚苦於日中欠伸甚適梅忽歎曰暢哉徐問曰識字乎對曰不識字梅曰更快活也　陶穀索分　曾肇引嫌　言行錄曰陶穀常名對太祖御便殿穀至詔入見將前復却者數四左右催宣甚急穀終

徬徨不進太祖曰此措大索事分顧左右取袍帶來上已束帶就遂趨入 又曰宋哲宗元符中曾布既相其弟翰林肇引嫌出知陳州 特出異恩 未即眞拜李昉燕會詩序曰盛事有七皆特出異恩詳總載二 山堂肆考曰宋李昉入直翰林先是盧多遜已任學士太祖見昉在多遜下問其故宰相曰昉以本官直學士院未即眞拜若眞拜學士在多遜之上 詞學優長 姿儀灑落上詳學士二 言行錄曰周麟之高宗朝直學士院姿儀灑落進止凝重班冠玉筍望之者意神仙中人 撰記金坡遺事宋太祖一日名蘇易簡賜以酒又賜之詩曰君心上喜盡以席上金器賜之 易簡答書 益公撰記 臣千載會答曰忠孝一言行錄周必大除翰林學士得旨命撰遜德殿記又 命書之上有博美之稱又必大召見歸至玉堂上御書白居易七德舞賜之後進皇朝文鑑序上曰卿之文在庭莫及眞 肅膺鳳檢 進直鼇扉新書 如兩漢制誥 識三代事跡長編治平四年以司馬光爲翰林學士不能四六上曰如兩漢制誥可

也言行錄蔡崇禮覃思學問由唐虞三代以暨宋朝君臣事跡如指諸掌上每曰崇禮之文典而有體眞學士也 七寶牀中踵謫仙之榮遇 八甄道上掩學士之前閒 紅藥翻階風動判花之筆 金蓮照處人歸視草之臺 撰詔草若湧泉惟陸相始當機務 發德音如時雨必韋公乃福生人 倶翰苑新書

翰林學士四

作明河篇 宋之問傳之問天后朝求北門學士不許作明河篇以見志則天見其詩謂崔融曰非不知宋之問有奇才但恨有口過耳宋終身慙恨 述作出其手 翰苑新書曰張說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帝好文詞有所爲必使視草帝欲授大學士辭曰學士本無大稱固辭乃免 寶牀賜食 山堂肆考曰明皇召見李白以七寶牀賜食御手調羹以飯之 如見綺皓開元遺事

景風命相之冊和而莊命將之語昭而毅時事流聞禁中上悅之命爲翰林學士

幸未央宮上駐輦謂公權曰我有一喜事邊上衣賜久不及時今年二月給春衣訖公權前奉賀上曰卿可賀我以詩宮人迫公權應聲曰去歲雖猶戰今年未得歸身思何以報春日得春衣上悅歎賞久之

兄弟相繼職林于休烈相繼終初入院憲宗親擇笏以賜之

賜緋與座主和凝同任學士會凝入相漸當草制命閒凝閣盡取器玩圖書以歸其縱率如此

鑑錄唐書令狐綯本傳云入翰林爲學士宅夜召與論人間疾苦帝出金鏡書曰卿爲我舉其要綯摘語曰至治未嘗任不肖至亂未嘗任賢任賢天下之福任不肖罹天下之禍帝曰善朕讀此嘗三復乃已

山池曲宴通鑑宣宗雅好儒士每山池曲宴與學士屬和詩什公卿出鎮亦賦詩餞行時論以大中

設官部

規諷時事 明府元龜曰唐白居易作樂府百篇規諷事文類聚曰柳公權充翰林書詔學士從

作賜衣詩

幸未央宮上駐輦謂公權曰我有一喜事邊上衣賜久不及時今年二月給春衣訖公權前奉賀上曰卿可賀我以詩宮人迫公權應聲曰去歲雖猶戰今年未得歸身思何以報春日得春衣上悅歎賞久之

擇笏賜緋 山堂肆考曰李絳爲翰林學士常升殿侍宴漸衣綠遂賜緋與座主和凝同任學士會凝入相漸當草制命閒凝閣盡取器玩圖書以歸其縱率如此

讀金鑑錄 唐書令狐綯本傳云入翰林爲學士宅夜召與論人間疾苦帝出金鏡書曰卿爲我舉其要綯摘語曰至治未嘗任不肖至亂未嘗任賢任賢天下之福任不肖罹天下之禍帝曰善朕讀此嘗三復乃已

設官部

白布衣知名明皇下詔召見綺皓賜女壻天中記曰張垍說子也以就金馬門降輦下迎如主壻元宗特深恩寵許於禁中置內宅侍爲文章常賜珍玩不可勝數時兄均亦供奉翰林常以所賜示均均戲謂垍曰此婦翁與女壻非天子賜學士也

進新樂章 開元遺事曰時禁中初種木芍藥明皇在沈香亭謂左右曰對名花賞妃子豈可用舊樂急就翰林命李白進新樂章白應詔揮筆立成其一章曰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沈香亭北倚闌干

名對移院 天中記曰德宗雅尚文學每幸學士院顧問賜賚無所不至又常對御起草詩賦唱和或旬日不出

繒纊特賜 山堂肆考曰唐德宗幸金鑾殿院問學士名對玉堂移院於金鑾殿院問學士考唐德宗幸金鑾殿院問學士有寒衣否餘慶曰近有寒衣否餘慶曰行時已賜衣不煩更作上曰乃耳遂特賜繒纊令爲寒衣

假光宅里 詳學士二

潤色之詞劉禹錫韋處厚集序曰處厚未爲近臣所著皆文士之詞也以才麗爲主自入爲學士至宰相以後所執筆皆經綸制誥財成潤色之詞也以識度爲宗觀其發德音福生人沛然如時雨褒元老論功臣穆然如

之此有
良觀風

座主辱門生事文類聚云封敖之子舜卿開
致雍有俊才舜卿恩拙
敝託致雍秉筆當時論
燭天中記曰韓偓拾館
淚尚新巾香猶鬱有老
視草金鑾內殿深夜方
藏之自西京之亂得罪
南還十不存二三矣

學士兩人

續翰林志曰後唐
天成元年命馮道

一時文物之盛也

為卿潤色

事文類聚曰錢若水為翰林學
士草詔既成以進上笑曰朕欲
筆親窩數字引咎深切
猶為精當

非他官比

事類淳化四年
以張垍錢若水並為翰
職清切貴重非他官比
敕設當

好長者

言行
令設之

當時楊劉

事略劉筠字子儀仁宗即位復召
褒得代
之體
為翰林學士垍等赴上帝曰學士之
翰之遊與楊億齊名當
時號為楊劉三入禁林
中選人為館職自歐陽
號步行學士皆自左掖
門下馬步入

步入掖門

筆談宋選人不得
乘馬入宮門天睠
永叔輩始時

特賜出身

翰苑
新書
韓維以賜出身熙寧
末特除翰林學士崇寧中林攄
曰韓維以賜出身熙寧中除翰
翰林學士宋朝不由科第除者惟
掖門下馬步入

夢同禁林

天中
記元厚之少時曾夢人告之異
日當為翰林學士須兄弟數人同在
禁林厚之素無兄弟疑此夢不然熙寧中厚之除學士
同時先後入院者韓維鄭繹鄭綰楊繪并厚之名終五
設官部

人名皆從系始　薦文學行誼之士　樓攻媿集曰王淮除翰林學士上俾薦鄭伯熊　視草甚勞　合辟事類曰周必大爲學士名見上謂公視草勞甚公奏無汗馬之勞致此爵位且曰翰墨之功豈小補哉若大述作固當煩卿　不草都知制　東都事略宋胡宿以學士知制誥時內都知郭懷敏勢傾中外出爲和州都監名復故職宿封還詞頭不草制　眼赤腰黃　翰林故事學士以上並有朱衣引馬所服帶用黃金而無魚　兩府則朱衣雙引金帶懸魚謂之重金故世傳館閣望爲學士詩眼前何日赤腰下幾時黃學士望入兩府詩眼赤何時兩腰黃幾日重　飲醉歡笑賦楚詞一章翰傳臣感賦醉學士歌曰後世知朕君臣同樂也

翰林學士五

增詩　唐杜甫贈翰林張四學士詩曰翰林逼華蓋鯨力破滄溟天上張公子宮中漢客星賦詩拾翠殿佐酒望雲亭紫誥仍兼綰黃麻似六經內分金帶赤恩與荔枝青　白居易詩曰何處春深好春來學士家鳳書裁五色馬驥剪三花　蘇魏公玉堂即事詩曰暮名從容對玉堂歸來院吏寫宣忙郵醪獨賜尊常滿龍燭初燃淚有香起草才多封卷速把麻人衆引聲長百官班裏聽恩制爭誦雄文出未央　李商隱寄令狐學士詩曰祕殿崔嵬拂彩霓曹司今在殿東西賡歌太液翻黃鵠從獵陳倉獲寶鷄曉飲豈知金掌迥夜吟應詠玉繩低鈞天雖許人間聽閶闔門多夢自迷　盧肇喜楊舍人入

翰林詩曰御筆親批翰長衙夜開金殿送瑤緘平明玉案臨宣室已見龍光出傅巖　劉得仁上翰林丁學士詩曰宮自文章重恩因顧問生詞人求作秤天子許和羹御柳凋霜晚宮泉滴月清直廬寒漏近秋燭白麻成玉殿移時對金輿數侍行賜衣香未散借馬色難名時輩何偏羨儒流此最榮終當聞樊理寰海永昇平　鄭畋夜景詩曰鈴條無響閉珠宮小閣涼添玉縈風枕簟滿牀明月到自疑身在五雲中　又禁直寄崔員外詩曰銀臺樓北縈珠宮夐與人間路不同在省五更春睡侶早來分夢玉堂中　又金鑾坡南望詩曰玉晨鐘韻上清虛畫戟祥煙拱帝居極眼向南無限地綠煙深處望中書　韓偓中秋禁直詩曰星斗疎明禁漏殘氛泥封後獨凭欄露和玉屑金盤冷月射珠光貝闕寒天襯樓臺龍苑外風吹歌管下雲端長卿祇爲長門賦未識君臣際會難　唐彥謙賀李昌時禁苑新命詩曰振鷺翔鸞集禁闈玉堂珠樹瑩風儀不知新到靈和殿張緒何如柳一枝　吳融八月十五夜禁直寄同僚詩曰中秋月滿盡相尋獨入非煙宿禁林曾恨人間千里隔更堪天上九門深明涵太液魚龍定靜鑾圖靈象緯沈目斷枚皐何處在闌干十二憶登臨　徐寅獻內翰楊侍

郎詩曰窓開青瑣見瑤臺冷拂星辰逼上台丹鳳詔成
中使取白龍香近曙君來欲言温樹三緘口閒賦宮詞
八斗才莫擬吟雲避禁貴廟堂玉鉉待鹽梅　黄滔寄
楊贊圖學士詩曰東堂第一領春風時怪關西小驥慵
華表柱頭還有鶴華歆名下應無龍君恩鳳閣含毫數
詩景珠宮列肆供今日江南駐舟處莫言歸計爲雲峰
宋王珪和王原叔内翰詩曰暮鑰嚴温省宵鈴靜玉
堂銀花無奈菱瑶草又還芳夢久閒仙笛班清犯曉霜
帝閽何所叩一炷祝堯香　張翥王繼學自海南召還
翰林詩曰天上歸來錦作袍幾陪春色醉仙桃銀河有

路惟儂鵲碧海無山不戴鼇　明陸釴送王學士赴南
京玉堂視篆詩曰玉堂清迥似儂家竹石叢中吏守衙
槐樹春深集乳鴉豈向東山長吏隱北門猶待制黄麻
【增】制唐沈詞行曹確充翰林學士制曰職奉命書選歸
於鴻藻名參侍從任切於端人起居郎曹確秀發人倫
行修儒闈保此全器彰乎令名稽其行能雅副銓擢是
用寵爾良史爲予近臣俾從瑣闥之禁更侍玉堂之奥
皇猷思暢用宣祕密之文清秩不移尚受無私之旨秉
心勿替於直道視草勉高乎訓詞　崔嘏行襲諡司封

郎中依前充職制曰臺郎望美詞苑地高粲列宿之輝華參起草之宥密自非風儀玉立器宇川停嶽挹天之雄文縕擲地之清韻則不足以膺我妙選爲時美談翰林學士裴諭襲慶于門騰芳戴席自擢居文囿參侍瑤墀進對益見其周詳詞旨不離於雅厚是宜仍金鑾之舊職榮粉署之新恩保乃休光更流芬馥　劉崇望行翰林學士制曰漢代設玉堂內署開金馬外門得人甚多斯道大振我聞家遺清風人懷蔡德能濟其美者伊凝有之三代絲綸一門冠蓋不勝其業者伊文偉有之而皆以墨妙謨芬策名試第謙無矜物敬以適時周旋鳴玉之儀頡頏攀雲之路訪於執事亦進厥良眞我雍容之列所宜有也敬承密命允叶同時

【考】詰宋呂伯恭中書舍人除翰林學士詰曰內外演綸之職獨高翰苑之清華左右持橐之臣疇若禁林之親密維是盛選屬我鴻儒輟從西掖之聯延入北門之直具官學窮閫奧文冠倫魁增主之明洋洋鼎董之對發帝之令渾渾虞夏之書休有德聲最於邇列是用進陟鑾坡之邃深居鈐索之嚴虞侍燕閑輔陪遺忘

【表】蘇子由謝翰林學士宣召表曰翰墨之任始自有

唐供奉至尊講聞前輩北廊奏事有如李絳之忠中禁論兵復數畧誠之智迨我祖宗之盛最優文學之臣時舉舊章多蒙召對頃自恭默之後稍虛顧問之常方今睿德日躋羣臣屬目蓋將虛前席以博問繼夜燭而疇咨宜得雋良密侍燕語汪藻謝除翰林學士表曰非才胄龍久誇文石之班優詔傳恩趣上玉堂之直既假朝章之煥仍分御府之珍遜避莫從叨塵爲懼伏以文章雖本一技命令實行四方故自古禁林之除極當時儒者之選矧今多士尤重他官內敷帝制之坦明外應軍書之警急學非閎博難酬跋燭之咨思或淹遲將悞

掣鈴之名

直學士院（權直附）

增會要曰唐制官序未至而他官權攝者爲直官五代有翰林學士院而無權直宋開寶二年以李昉盧多遜並直學士院直院之名始此　退朝錄曰開寶九年李文正盧相並直學士院　太平興國元年湯悅徐鉉直學士院王克正張洎直舍人院四公皆江南文士也

合辟事類曰宋紹興二十四年春直學士院湯思退以禮部侍郎同知貢舉內制既闕官有命監察御史王綸時暫兼權直適劉婉儀進位貴妃綸草其制上稱有典

誥體竟至大用前此無察官寓直禁林亦盛事也　朝野雜記曰乾道九年以崔端詩爲翰林權直崔大雅以祕書省正字兼翰林權直淳熙五年始議以翰林乃書藝應奉者所居非專掌詞臣也遂改爲學士院自是葛楚輔趙大本熊子復皆以學士院權直爲名十六年倪正甫始復兼翰林權直　眞西山集曰徐鳳字子儀遷將作少監權直院先時乘輿出入他官攝內命者不在屬車豹尾間至是有旨令扈從遂爲故事　元史列傳曰虞集奉泰定中拜翰林直學士文宗在潛邸已知集名既即位除奎章閣侍書學士有旨采緝本朝典故倣唐

宋會要修經世大典書成八百帙既上進以目疾乞假職不允中丞趙世延乘間爲集請假外便醫帝怒曰一虞伯生汝輩不容耶　又曰謝端弱冠與尚書宋本齊名時號謝宋歷官翰林直學士文宗建奎章閣蒐羅中外才俊置其中常語阿榮曰當今文學之士朕惟識謝端　又曰王約拜翰林直學士時高麗王昛年老傳國有不安其政者飛讒離間奏屬約驗問約至宣布明詔而諭之曰天地至親者父子至重者君臣彼小人自知利寧肯爲汝家國計耶昛感泣謝願奉表自雪　明通紀曰詹同新安人洪武元年以翰林待制遷直學士諭

之曰翰林爲文但取通道術達時務無事浮藻即如孔明出師表何常雕刻然使人誦之自然忠義感激何用過求爲

直學士院二

居禁廷　訪時事

五代史曰周顯德五年詔翰林學士職居禁廷地居親近與班行而既異在朝請以宜殊今後當直下直學士並宜令逐日起居又曰周世宗詔當直學士仍赴晚朝時世宗欲朝夕訪以時事故有是詔

憑敗鼓　賜團扇

系年錄曰朱勝非直學士院時事皆草創詔書填委而院無几案公常憑敗鼓草詔然文氣嚴重如平時又宋汪藻直學士院草高麗答詔山堂肆考曰宋制入貢略云壞晉館以納車庶無後悔閉玉關而謝不許用前規上顧輔臣稱公得代言之體真拜翰林學士以所御白團扇親書杜詩數詔仍賜緋黃麻似六經十字以賜緋紳榮之

詳盡簡要

温純典雅

言行錄曰周麟之受詔撰張循王碑文成奏披閱數四但有歎嘉而已誌銘敘事詳盡造語簡要公考宗朝直學士院上諭公御所進太上皇尊號議温純典雅

承明之有直廬方步八甎之日　紫宸之夾香案更依五采之雲

翰苑新書

直學士院三

獎狀

宋員德秀辭免權直學士院狀曰翰苑之置官倣自開元之定制雖典司內命號爲供奉之近班然遴簡外廷或以校讐而充選於皇孝祖參酌有唐肇新北門攝直之名以處東觀洽文之彥惟才是用寧職之拘然自淳熙以來距今餘五十載乃若彥中而降居此惟二

三人亶謂至難詎容輕畀況皇上聿新於萬化欲王言誕播於四方盍資討論潤色之英大闡溫厚坦明之制某早緣干祿勉學爲文僅知場屋剽竊之工焉識朝廷嚴重之體頃從辟水入典道山老歲月於槧鉛猶慙亡補鼓風雷於號令敢謂能勝偶儻直之虛負俾謗材以承乏身雖甚寵誼有當辭

侍讀學士一侍讀併入

文獻通考曰唐開元三年始命馬懷素褚無量更日侍讀十三年置集賢院侍講學士侍讀直學士宋太宗始用著作佐郎呂文仲爲侍讀眞宗咸平二年以楊徽之夏侯嶠並爲翰林侍讀學士始建學士之職其後馮元爲翰林侍讀不帶學士元豐官制廢翰林侍讀侍講學士不置但以爲兼官然必侍從以上乃得兼之元祐七年復增學士之號元符元年省去續文獻通考曰元翰林院有侍讀學士侍講學士明翰林講讀學士職專講讀經史詳總載

侍讀學士二

東都事略曰宋邢昺字叔明眞宗始置翰林侍讀學士首以命昺即於便坐令講左氏春秋會要曰天禧三年以張知白充翰林侍讀學士知天雄軍府侍讀學

士外使自此始也　國史曰仁宗詔翰林侍讀學士張
錫講書禁中敷暢經旨議論諫洽上嗟賞之　東都事
略曰宋綬字公垂爲翰林學士兼侍讀遂錄唐謝偃惟
皇戒德賦孝經論語節要唐太宗所撰帝範開元臣僚
所獻政典君臣正理論上之　元史列傳曰李謙爲侍
讀學士世祖深加器重常坐便殿飲羣臣酒世祖曰聞
卿不飲然能爲朕强飲乎因賜蒲萄酒一鍾曰此極醉
人恐汝不勝即令三近侍扶掖使出　又曰世祖即位
郝經爲翰林侍讀學士佩金虎符充國信使使宋被留
思托言垂後撰述書傳及文集凡數百卷拘宋十六年
從者皆通於學　明王達傳曰達字達善少孤貧力學
永樂中遷侍讀學士有盛名與解大紳王孟陽王玉汝
輩號東南五才子　吾學編曰唐愚士名之淳山陰人
建文二年敕方孝孺等集經史中事爲一書命舉優通
文學之士孝孺首薦愚士立名爲翰林院侍讀賜冠帶
令與孝孺同領修書愚士博聞多識練達世故爲文蔚
贍尤長於詩翰

侍讀學士三

增 不趨黨與　迭處禁密　宋申錫傳寶曆二年申錫充侍讀學士在朝清謹介潔不趨黨與當長慶寶曆之間時風竇薄朋比大扇及申錫初用時論以爲改觀高元裕傳曰高少逸代元裕爲設官部

侍讀學士兄弟迭處禁密時人榮之侍讀學士朝勤素乞致仕帝以勸履行純謹立身清約特降詔不允示優恩也　下詳不趨黨與注

侍讀學士四

增狀宋眞西山辭兼侍讀狀曰禮樂詩書少雖涉獵文章翰墨久已荒疎頃屬夏秋之交常陳香火之請蒙恩未許竊廩是慙詎意龍飛首頒驛召甫登西掖旋貳南宮陳善責難蓋平時之自詭尊經好學迺盛旦之親逢所願依日月之光期或遂涓埃之補而某自嬰宿疹未底全安簡策舊文都忘前集記箋常語且出他人豈堪持衰敗之身而輒遮清華之選

侍講學士一　侍講併入

增文獻通考曰漢顯宗時張酺數侍講於御前張酺侍靈帝以楊賜有重名舉賜侍講於華光殿中雖有侍講之號而未以名官至唐開元十三年始置集賢院侍講學士詳侍讀宋咸平二年國子祭酒邢昺爲侍講學士其後又有馬宗元爲侍講元豐官制見侍讀元明官制並詳總載

侍講學士二

增職官分紀曰唐韋處厚通五經博覽史籍而文思贍逸穆宗謂其學有師法名入翰林爲侍講學士　天中記曰文宗朝李訓充翰林侍講學士入院日賜宴宣法

曲弟子二十人就院奏法曲以寵之　山堂肆考曰唐崔郾爲侍講學士與同列高重抄撮六經嘉言要道區分事類凡十卷名曰諸經纂要冀人主易於省覽上嘉之賜錦二百疋　言行錄曰范成大字至能乾道中薦侍講直前謝上曰卿閎深博洽故有此除　元史列傳曰竇默爲翰林侍講學士侍上前默言君有過舉臣當直言都俞吁咈古之所尚今則不然君曰可臣亦以爲可君曰否臣亦以爲否非善政也至元十二年默年八十公卿皆往賀帝聞之拱手曰此輩賢者安得請於上帝減去數年留朕左右共治天下惜今老矣悵然者久之　又曰袁桷舉茂才異等大德初閣復程文海等薦爲翰林國史院檢閱官累遷侍講學士桷在詞林朝廷制冊勳戚碑銘多出其手　又曰郭貫皇慶初爲翰林侍講學士後陞左丞加集賢院大學士謁告還家屢徵不起貫博學精於篆籀當世冊寶篆額多出其手　明方孝孺傳曰孝孺字希直世居臨海洪武名至京除蜀王府教授獻王師事之號其讀書之室曰正學學者稱正學先生建文名爲翰林博士進侍講靖難時以死殉　王英傳曰英永樂二年選入文淵閣讀書以慎密受知於帝簡入祕書進機密章奏歷翰林侍講再扈駕北

征帝曰秀才是二十八人讀書者又謂之曰凡軍中動靜有聞即密奏朕　王洪傳曰洪八歲能文章稍長才思穎發十八舉進士永樂初入翰林與修大典歷侍講後爲同列所排不復進用當時詞林稱四王皆有才名洪與閩人王偁王恭王褒也　周敘傳曰敘江西吉水人永樂中翰林侍講學士居禁近二十餘年多所論列詔獨修遼金宋三史力疾詮次不少暇　通紀曰陳敬宗永樂進士重修高帝實錄成改翰林侍講十七年卿雲見甘露降獻聖德瑞應賦　劉球傳曰球永樂進士宣宗實錄成改翰林侍講正統八年應詔陳言忤王振矯旨就朝捽繫詔獄笞鑽交下糜爛而死布衣成器設位龍泉山巔爲詩文祭而哭之名祭忠臺　吾學編曰王鏊弘治八年陞侍講學士兼日講鏊學問贍博有識鑒爲文春容爾雅議論快暢試士南宮專尚經術險麗奇衺者一切屏去弘治間文體一變士習稍端鏊有力焉　唐皐傳曰皐正德甲戌狀元授修撰進侍講學士未幾卒皐老場屋暮年始登上第爲文下筆立就或求竄易字句伸筆直書不襲一字人咸服其才惜未究其用也

侍講學士三

經術談深　文思贍逸　鄭覃傳文宗時召覃爲翰林侍講學士覃於經術談深淳篤守正常尤重之李宗閔知政事以覃與李德裕厚忌其親近遷工部尚書欲推遠之帝雅志向學頗思覃復名爲侍講下詳侍講二

上金華牋　爲無逸圖　馬元傳明道五年元爲翰林侍講學士上金華五箴詔書寵之言行錄曰趙鼎字元鎮先是侍講范冲乞依仁宗邇英閣故事寫書無逸考經天子四章爲圖設於講殿之壁上親御宸翰寫箴二圖上以示宰執於是鼎贊上從善汲汲之意

修撰一

合辟事類曰唐初令狐德棻請修近代史遂命修撰名始於此唐史館修撰四人掌修國史貞觀以宰相監修撰初入爲直館元和宰相裴垍建議登朝官須史職者爲修撰以官高一人判館事未登朝官皆爲直館大中廢直館二員增修撰四人分掌四季

宋從唐制史館有修撰

以他官領取最上一員判館事故事史館每月撰日曆皆判館與修撰官直館分季撰錄其後止修撰官及判館撰次大中祥符九年以刑部郎中高紳爲史館修撰紳即樞密使王欽若所引不令修纂止命權判吏部銓自是領修撰者須兩省五品以上方掌修撰天聖元年石中立以户部郎中充史館修撰有司引紳例亦不修日曆元豐官制行國史隸祕書省元祐中就門下省置局號國史院紹聖初復還祕書省舊有修撰官至是改爲修國史以列曹尚書翰林學士充同修國史以侍郎以下充紹興初實錄國史皆寓史館後罷史館遇修實

錄即置實錄院遇修國史即置國史院二十八年以修
神宗哲宗徽宗正史置院修史一人同修史一人編修
官二人同修國史故事未有以庶官爲之者隆興胡邦
衡以起居郎兼權中舍始特命焉乾道洪景盧亦以起
居舍人兼同修蓋用此例嘉泰後陸務觀李季章皆踵
爲之元制翰林兼國史院修撰三員明修撰屬翰林掌
修國史

修撰二

續通典曰唐貞元十一年史館修撰張薦爲左諫議
大夫修撰如故裴延齡訴於上曰諫議大夫論朝廷得

失之官史臣修撰書朝廷得失之事則領史職者不宜
爲諫議宜遷祕書少監 唐韓愈除史館修撰制曰立
詞措意有班馬之風 韓文魏博先廟碑云臣適執筆
隸太史時退之爲史館修撰 晉天福六年詔曰眷言
筆削宜屬英髦 東都事略曰宋太宗語宰相曰太祖
朝事耳目相接今實錄中多所漏略可集史官重加修
撰淳化元年以左司諫梁周翰爲史館修撰從翰林學
士宋白薦其有良史之才 又曰楊億眞宗即位拜右
正言修太宗實錄凡八十篇獨成五十六卷 合辟事
類曰呂夏卿字縉叔博覽强記而於歷代史尤諳洽與

修仁宗實錄同修起居注　又曰范鎮英宗即位遷翰
林學士充史館修撰論濮安懿王稱號出知陳州　言
行錄曰李燾權同修國史得旨長編或有增損依熙寧
修三經義法至是上四千四百五十餘條又以一百六
十八年事散在長編乙覽難周別爲舉要六十八卷總
目五卷修撰事目十卷十年六月對延和殿上曰卿宿
德耆儒宜在左右任史職　蔡崇禮行狀曰崇禮重修
神宗哲宗兩朝正史奏曰神宗實錄墨本元祐所修已
是成書朱本蔡卞重修多所增損而元祐史官語言不
無失實乞將朱墨本參照修定哲宗實錄蔡京提舉編
修多是增飾語言變易是非殆非實錄之體乞於舊臣
之家訪求當時文字事跡參照上悉如所請　言行錄
曰范祖禹除諫議大夫充實錄院修撰時申公薨遂就
職　職略曰蘇頌以爲五朝正國史二聖編年皆出宋
敏求父子手筆亦儒者盛事　東都事略曰李若谷子
淑字獻臣天聖中擢史館修撰　哲宗實錄曰學士王
珪奏中丞賈黯前以學士修仁宗實錄自領臺憲不復
入院望令依舊供職從之黯乞以實錄就臺修撰有議
事即赴院詔令三五日一赴院修撰　元史列傳曰中
統初省部初建令諸路各上儒吏之能理財者一人王

惲以選至京師上書論時政爲翰林修撰治錢穀擢才能議典禮考制度咸究所長同僚服之　又曰周伯琦以蔭授將仕郎三轉爲翰林修撰至正元年改奎章閣爲宣文閣藝文監爲崇文監伯琦爲宣文閣授經郎教胄里大臣子弟每進講輒稱旨日被顧問帝以伯琦工書法命纂宣文閣寶仍題扁及摹王羲之所書蘭亭序智永所書千文刻石閣中自是累轉官皆宣文崇文之間而眷遇益隆矣　明王叔英傳曰叔英字原采黃巖人建文初爲翰林修撰靖難兵逼江奉詔募兵至廣德沐浴衣冠書絶命詞自經而死　吾學編曰叔英爲修

撰上資治八策皆援証古今可見行事　張洪傳曰洪永樂初授行人奉使日本洮岷賚詔諭緬甸那羅塔六往始聽命守使職越二十年仁宗召入改翰林修撰年七十餘致仕洪國初老儒貫穿宋人經學歸田之後鄉邦制作咸出其手　又曰謝遷成化進士授修撰成化弘治間翰林聲望最重者吳寬及遷二人皆進士第一人儀幹修整並負公輔之望　羅倫傳曰倫成化中除翰林修撰抗疏論李南陽起復落職後召還復爲修撰尋以疾辭歸閉門教授以注經爲業垂十年卒於退居之金牛山倫嗜學好古篤志力行結茅棲息取給隴畝

客晨至留飯借粟旁舍比舉火日已近午不以爲意
康海傳曰海字德涵武功人弘治十五年狀元授修撰
正德初逆瑾恨李夢陽繫詔獄必殺之夢陽獄急出片
紙曰對山救我德涵曰我何惜一官不救李死乃往謁
瑾瑾大喜德涵盛稱李郎中之文章明日瑾奏上赦李
踰二年瑾敗坐落職 吾學編曰呂柟字仲木高陵人
正德進士第一人除翰林修撰時逆瑾用事以柟鄉人
欲引柟嗾柟驟與卿佐柟遜避不與交瑾憾且中傷柟
會瑾敗得免 楊慎傳曰慎新都人七歲能擬古戰場
文時人傳誦以爲淵雲再出正德辛未舉會試第二廷
試第一授翰林修撰嘉靖中兩上議大禮疏率羣臣撼
奉天門大哭廷杖者再斃而復甦謫戍雲南永昌衛投
荒三十餘年卒於戍著述最富詩文集之外凡百餘種
皆盛行於世

修撰三

增 指事實 裁義類 元和十四年李翺奏曰臣得秉筆事功詳見史官成義類此仲尼春秋是非乎 以記注爲職今但請指事實直載元微之行獨孤朗制曰竄定翻失裁之職業也其可上下心手於愛惡命程琳 擢李淑 東都事略程琳舉服勤詞學科中選仁宗時修眞宗實錄而起居注闕命琳追修書成遂修起居注 下詳修撰二 博採衆記 宋綬羣籍類要丘明之博採衆記綬羣籍事詳中書舍人 秉筆成大學肆史得其書核綜設官部

典　執簡爲史官范景爲史官

編修一

增合辟事類曰宋太平興國八年以楊文舉爲國子監丞史館編修乾興元年判館李淮修撰宋綬言修撰官只二人望擇館閣官二員充編修官遂詔集賢校理王舉政館閣校勘李淑同共編修紹興二十八年修神宗哲宗徽宗三朝正史差吏部郎葉謙亨胡沂校書汪徹兼編修官乾道四年詔國史院添置編修二員五年詔更添編修二員元國史院同修史之下又有編修官明屬翰林院掌與修撰同

編修二

增宋周益公集曰范成大除禮部員外郎兼崇政殿說書主令更加清職遂兼國史院編修官　東都事略曰劉恕爲人强記於書無所不覽有史學司馬光修資治通鑑奏請同編修供職祕書省時王荊公當國公未常往謁　言行錄曰李燾長編卷帙漸成范祖禹家傳曰祖禹字淳甫司馬光修歷代君臣事迹辟公同編修公當國公未常往謁　言行錄曰李燾長編卷帙漸成蜀帥汪應辰乞下臨安府給筆札繕寫藏閣公進國初至治平一百八卷元史列傳曰魏初璠之從孫也好讀書尤長於春秋爲文簡而有法中統中選進讀經史

之士有司以初應詔帝雅重璠名方之古直即授初爲國史院編修官　又曰雷膺年甫弱冠以文學稱中統中用翰林承旨王鶚薦爲翰林修撰兼國史院編修官　李之紹至元中以馬紹李謙薦充史職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直學士姚燧欲試其才凡翰林應酬之文積十餘事併以付之紹援筆立成併以稟進燧曰可謂名下無虛士也　又曰虞集兼國史院編修官仁宗常對左右歎曰儒者皆用矣唯虞伯生未顯擢耳　又曰曹元用資稟俊爽幼嗜書經目成誦爲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時宰執有欲罷科舉法者元用以爲國家文治正在於此胡可罷也天曆二年代祀曲阜孔子廟還值太禧宗禋院副使缺中書奏以元用爲之帝不允曰此人翰林中所不可無也　又曰揭傒斯貫通百氏早有文名程鉅夫盧摯列薦於朝授國史院編修官時平章李孟讀其所撰功臣列傳歎曰是方可名史筆若他人直謄吏牘耳天曆初開奎章閣首擢爲授經郎文宗幸閣中有所咨訪奏對稱旨恒以字呼之而不名每中書奏用儒臣必問曰其才何如揭曼碩　明高啓傳曰啓元末隱居吳淞之青丘自號青丘子洪武初名入纂修元史授翰林院國史編修官三年帝御闕樓與史官

謝徽俱對時已薄暮擢啓户部侍郎徽吏部郎中啓自陳年少不習國計且孤遠不敢驟膺重任徽亦固辭並賜內帑白金放還　蘇伯衡傳曰伯衡仕明爲國子學正擢翰林院編修宋景濂以翰林承旨致仕薦伯衡自代名至固辭賜文綺遣歸　張宣傳曰宣少負才名洪武初以考禮被徵尋入史局與修元史帝親書其名名至殿廷即日擢翰林院編修呼爲張家小秀才奉詔歸娶宋景濂送詩曰少年歸娶奏金鑾喜得天顏一笑看從此梅花消息好青綾不似玉堂寒　通紀曰周述周孟簡吉水人同胞兄弟永樂二年同榜進士述第二孟簡第三俱授翰林編修帝曰今日又見大小宋故事也

謝鐸傳曰鐸天順間授編修在翰林學詩時自立程課限一月爲一體如此月讀古詩則凡院課及應答諸作皆古詩也故其所就沈著堅定非口耳所到　通紀曰張元禎南昌人天順進士爲編修屢建言與時宰議不合告歸潛心理學名益高　名臣記曰倪岳錢塘人天順進士入翰林爲編修考校纂綴精詳安雅進講上前敷古義傳時政言意剴切音吐洪亮帝喜歷陞侍讀至學士　章懋傳曰懋成化二年進士入翰林除編修與莊昶黃仲昭諫內廷張燈杖闕下謫知臨武縣羅倫

亦以論起復謫官時稱翰林四諫　吾學編曰王鏊字濟之吳人成化進士幼穎悟不凡十六隨父讀書太學太學諸生爭傳誦其文初授翰林編修閉門力學避遠權勢　又曰崔銑安陽人弘治進士授編修正德初宦瑾擅權卿佐皆伏謁跪銑遇瑾史館門獨長揖瑾怒自視銑他日諸史官見又皆長揖瑾益怒謂張綵曰翰林後生多輕薄如崔銑尤甚駱文盛傳曰文盛嘉靖乙未庶吉士授編修官史局五六年嚴嵩當國翛然自遠以使事還朝嵩目而誰之即日移疾歸遂不起

檢討一

增合辟事類曰宋淳化二年以殿中丞郭延澤太子右贊善大夫董元亨並爲史館檢討紹興九年詔史館見修徽宗實錄以實錄院爲名檢討官無定員近制檢討官六員嘉定二年曾君錫自起居郎兼檢討除權侍郎當陞帶修撰而員數已溢乃降旨權以檢討官繫銜俟將來有闕日陞帶以從官爲檢討官蓋自曾君錫始也

增職官分紀曰宋至和二年詔今後檢討更不得舉試元無明屬翰林院掌同編修　吾學編曰天順初德秀諸士出閣李賢言四王講讀官八人翰林宮少請擇新進士授翰林檢討充王講讀官

檢討二

館職　會要曰嘉祐八年監修國史韓琦奏史記日曆未修者積十餘年今將修先朝實錄而日曆未備檢討闕官請以直祕閣呂夏卿祕閣校理韓維兼職詔夏卿維並兼史館檢討　言行錄曰李燾乞刊定徽宗實錄之疎舛者因言臣方修進治平後長編若就加討論他時可助修正史詔開實錄院首命公爲檢討官　明王遂傳曰遂少而穎異落筆數千言文不加點洪武末擢翰林五經博士永樂初進檢討預修大典洪熙在東宮特深眷注常與羣臣應制撰神龜賦居第一解縉次之由是聲名大噪出諸老臣上　王偁傳曰偁字孟陽永樂中用近臣薦聘至京待以殊禮詔授國史院檢討充大典副總裁解縉序其虛舟集云永樂初內外儒臣及四方韋布士以纂修集闕下數千人求其博洽幽明洞徹今古學博而思深如孟陽者不一二見　名臣記曰錢習禮吉水人永樂進士入翰林檢討帝喜習禮鄉人惡習禮者指爲練子寧姻宜坐奸黨楊士奇楊榮間聞帝曰習禮有文學史才願陛下憐察帝欣然曰使練子寧尚在朕且用之況習禮乎習禮感泣自奮勵　陳繼傳曰繼幼孤事母至孝少長從王行俞貞木遊貫穿經學人呼爲陳五經時初開弘文閣用楊士奇薦即日驛

名授五經博士預修兩朝實錄進檢討特被知遇老而家居多聞故實德尊行成咸仰爲宗工焉　陳獻章傳曰獻章字公甫正統中舉人再上禮部不第歸隱白沙成化十八年辟名至京乞歸養母特授翰林檢討自後屢薦不起學者稱爲白沙先生莆田林俊稱其涵養粹完脫落清灑獨超造物牢籠之外而寓言寫興於風煙水月之間蓋有舞雩陋巷之風焉　石瑤傳曰瑤與兄玠成化二十三年同舉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李長沙亟稱之曰後進可托以柄斯文者其石氏季方乎

庶吉士一

增續文獻通考曰明初稱庶吉士者初稱中書六科庶吉士十八年又有翰林院承敕監庶吉士永樂二年始定爲翰林庶吉士選進士教養之試而留者二甲編修三甲檢討不得留者爲給事中御史主事或出爲州縣官

宋會要曰宣德九年命庶吉士於翰林院讀書

明會典曰教習庶吉士翰林院行户部給燈油錢兵部撥皂隸刑部給紙劄工部撥房屋順天府給筆墨光祿寺給酒饌

庶吉士二

增吾學編曰王直永樂進士爲庶吉士讀中秘書文辭追古作者名入內閣書機密文字　彭時筆記曰翰林官惟第一甲三人即除其餘進士選爲庶吉士教養數

年而後除復有改授他職蓋重其選也職清務簡優游自如世謂之玉堂仙　未軒集曰故事自十月朔日始賜庶吉士酒至四月晦日止歲以為常　吾學編曰鄒智字汝愚成化二十三年改庶吉士會星變應詔陳言極論陰陽之理乞盡斥小人而進用君子又言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大抵宜官陰主之疏入不報　江暉傳曰暉翰林庶吉士與同館舒芬等抗疏諫南巡廷杖幾斃　陳束傳曰束嘉靖乙丑選翰林庶吉士與唐順之王慎中諸人剡勵為古學張桂受上殊寵朝士咸奔走束獨不往歲時上壽遣吏投刺馳馬過其門諸老恨之呼為輕薄小黃毛出之外藩投置五溪蠻夷之地以重困之

翰林院官屬

吾學編曰明吳伯宗金谿人洪武四年進士第一人十三年改翰林典籍帝製十題命賦伯宗援筆立就詞語峻潔帝曰伯宗才子賜織金錦衣十五年初設殿閣學士伯宗為武英殿大學士　孫賁傳曰賁南海人洪武初為翰林典籍後以事逮繫有旨輸左校板築蕭牆望都門誦吟為越聲督工者以聞召至帝前陳所作詩皆忠愛語特命釋之　王恭傳曰恭永樂初以儒士薦

待詔翰林年六十餘矣與修大典書成授翰林典籍頃之投牒歸自號所著書曰白雲樵唱　高棟傳曰棟字彥恢仕名廷禮永樂初自布衣召入翰林爲待詔九年始陞典籍廷禮流傳篇詠無慮千餘篇選唐詩品彙議者服其精博　文徵明傳曰徵明初名壁以字行長洲人以諸生歲貢入京用薦授翰林院待詔三載謝病歸年九十而卒爲人孝友愷悌温温恭人致身清華未衰引退以清名長德主吳中風雅之盟者三十餘年寧庶人以厚幣招謝弗往日本貢使踵門求見具冠服南面受拜而却其贄曰此國體也　蔡羽傳曰羽字九逵吳縣人其學遂於易爲程文以應有司閱四十年不售以太學赴選天官卿雅知其名曰此吾少日所聞易蔡生耶奏授翰林院孔目　何良俊傳曰良俊華亭人以歲貢入胄監授翰林院孔目好談兵以經世自負浮沈冗散鬱鬱不得志每喟然歎曰我有清森閣在東海上藏書四萬卷名畫百籤古法帖鼎彝數十種棄此不居而僕僕牛馬走不亦愚而可笑乎遂移疾免歸